

禾马



# 月娘不牵线


## 内容简介

她以爱为名介入别人家庭当“第三者”  
一桩人人称羡的婚姻因为她而破碎。  
哼！坏人姻缘的狐狸精不配得到幸福，  
他要揪出她的小辫子揭穿她的假面具。  
气人的是，任由他冷嘲热讽她仍笑脸迎人，  
出乎意料她并不是想麻雀变凤凰的拜金女，  
其实她一点也不坚强只是死要命地爱逞强。  
一颗厌恶的心不知在何时转变为爱慕。  
这直肠子的女人不明白他的心就算了，  
竟然该死的鼓吹他去和别的女人相亲。  
要解决这桩“三角习题”惟有下狠药，  
就算把灵魂卖给恶魔，他也要得到她……

对红

改错

校对



## 封面小语

即使夜深月沉

闭上眼仿佛还能见到

你细长的眼眸里载着明月似的光芒

薄薄的粉红唇瓣上扬着迷人的弧月

## 楔 子

她算是第三者吗？

她是吗？

她结识他在先，和他恋爱在先……也许他并不爱她吧，也许“恋爱”只是她一厢情愿的说法。但是她爱上他在先，至少在他……新婚的妻子之前。是啊，她如何不愿承认，他，也都有了妻子了，都有了妻子……

而她，成为了他的婚姻的第三者……

他的妻子没有错，因为她并不知道她的存在；他也没有错，因为他打从交往开始就说过，他谁也不爱的，而她更知道他交往的女人不只有她一个，更是她主动追求他……虽然他的心是花的，可是他没有错，因为他一开始就说得明明白白，他没有勉强任何人，在他身边的女人每一个都清清楚楚……他没有错，那是她错吗？

不，她也没有错，她只是爱上一个人，积极地追

求她所爱，她哪里有错？她没有错……她只是愧对他的妻子。

如果说有错，就错在他的心不再是分给每一个女人，错在他偏了一边的心终于爱上了“一个”女人。他疯狂地迷恋这个女人，所以他娶了这个女人，让这个女人成为他的“妻子”——而她，教他给遗弃了。

真是讽刺，前一晚还在她床上的男人，竟在隔天就陷入一场他所谓“前所未有”的热恋之中；然后，就像罗曼史心情节，一个花心的男人终于为一个女孩所收服，从此放弃一座花园，甘愿仅守一株花，哪怕是要他钻进他过去最不屑的“坟墓”，他都心甘情愿……

而她，她是他花园里的其中一朵花，一朵或者对他而言也许已经是不知名的花。

问她，这样的男人为什么她还能死心塌地呢？

问她，这样的男人为什么她还肯生下他的孩子，不死心地期待着他，在他结婚以后，依然爱着他？

……她怎么说呢？

她只能说，每一个小人物都是自己的主角，就算只是他花园里的其中一朵花，她也有曾经灿烂的时候。与他的认识交往，也有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甜蜜故事，

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

人，如果能无情，她又何尝不愿割舍？

她，如果能够割舍，她也不会这般心疼……

是他的错，他错在不该让她这么爱他。

如果有一天，她能够不再这般依恋他，如果有这么一天，她的心再度恢复自由……



是他的错，他同时伤害了两个女孩。

一个他爱的，却即将离他远去的女孩。

一个爱他的，他必须负起责任的女孩。

他有两个错，一个是他不相信爱情，一个是他无法预料未来。如果相信有爱情，如果知道爱在未来，他会等待的。在她的出现之前，他会生活得像个苦行者，然后迎接一场一生惟一的爱情，陷入一个轰轰烈烈的热恋，然后结婚。

他错了，他知道……幸福已离他远去。

也许，人生必定要有缺憾，有悔恨，只是他希望，关于这一段，可以很快很快地变成追忆，因为，他不能再辜负下一个女孩。

只是啊！为什么？他不能及早明白这一点……

# 1

孩子生下了，取名叫春天。

春天，是她坚持要给孩子取的。说是坚持，她想，反正他也不在乎吧？对这个由她生下的孩子，对这个对他而言不降临还比较好的孩子，他应该不会在乎她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吧……也许他还认为这孩子不姓“邵”就好了。

不姓邵，他就不用对她和孩子负责；不姓邵，他就不用背负背叛他心爱妻子的罪名；不姓邵，他将是全天下最幸福快乐的已婚男人。

颜素涓伸手从护士的手中抱过甫出生的男婴，她的宝贝。呵呵，这脸儿，像小猴子似的，丑极了。心里这么念着，那双细长的眼却眯合着光芒，因为生产而失去原有颜色的苍白的唇微微上扬，素净的脸上绽放着满足的笑容。

听说，孩子的父亲正和他的新婚妻子在度假呢……

她用手指轻轻揉压小宝贝柔嫩的脸颊，好细致，像是一戳就破似的……这脸蛋比较像谁呢？这么小，实在也看不出来。

她的希望是，他像他的父亲多一点……呵，她真是爱极了这孩子的父亲呢。总之不管他像谁，她最大的希望是，他快快乐乐，健康平安的长大，人生永远像他名字里的春天。

这孩子的父亲，邵中扬……初次见面，是在去年年初，她十九岁那一年，一个突然在阳光里飘起绵绵细雨来的微冷的日子……

撑着伞，右手里抓着把伞，一等红灯转为绿灯，颜素涓就匆匆跑过马路，背对一座庄严的高楼大厦——大门横镶着“邵氏大楼”四个大字——跑向对面那座大公园。一下起雨来，这位立在都市中的公园反而特别安静，也是因为现在是上班时间的缘故吧……

“奶奶——”穿梭在一片沐浴在雨中的树林下，举目四处张望，步伐极快。快点、快点，再不快点找到老人家，她淋湿了会生病的。

颜素涓心头担忧着，目光不停张望，终于看见了她熟悉的身影，一个体态瘦小、身体微躬的可爱的老

人……咦！那是谁？

“不用、不用，你走开！”颜素涓跑过来，听见她的奶奶正在驱赶一个努力为她撑伞的高大的男子，手边依然不停地做着那份三四十年来风雨无阻的工作，就是人家说的“捡破烂”——而她就是靠着这份工作被养大的。

“老人家，您真是固执呢。”丝丝细雨滴落下来的打叶声里，传来低沉悦耳的声音，看见一把黑色的大伞撑在奶奶上头那片雨天，颜素涓的脚步慢了下来，不知不觉间，望着那男子的侧脸失了神……

“你这个小伙子怎么讲不听——”老人家正要回头再训他两句，看见她孙女已经来了，登时那眼光里透露不悦：“不好好工作，出来干什么？”

奶奶的声音，同时引来令她怦然心跳的眼神——天，她第一次知道男生的眼睛也可以这样好看，竟然可以比女人还迷人……他笑了！勾着嘴角对她在笑——

“阿涓，你脸红什么？”老人家一见孙女被勾了魂魄，不悦地推掉上头那把伞，又对孙女嚷嚷：“去、去，快回去工作。”她头一低，又往垃圾桶里捡拾可卖钱的回收物。



颜素涓涨红了脸，匆匆垂下目光跑过来给老人家撑伞：“奶奶，都下雨了，您就回去休息嘛。”一向甜美活力十足的声音，却因为在这个男人身旁而显得特别不自在……忍不住，她又抬眼偷觑，却一对上那张笑脸马上脸红躲开。

哎哟，她是怎么了？

男子眼看她手撑那把小伞给老人家遮，自己却在雨下，好心好意把伞移过去——

“少年仔，别勾引我孙女。”老人家放下半满的塑胶袋，拿过孙女手中那把未开的伞撑开来，然后推着孙女与那过分好看的小伙子分开来。

“奶奶！您又乱说了啦！”颜素涓真想找棵大树直接撞昏算了，好丢脸哦！

不管怎么看，这人都是非凡的，特别的，而她是这么平凡的一个人的，这要叫一伙人来评比，大伙儿会指着她，说她勾引人家的成分还比较大呢。

“老人家，这是您孙女啊？”男子口气温和，没有半点轻佻的成分；衣着正式而气派，看起来是很体面的人物，只是人很年轻，应该大不了她几岁吧。

“废话！我告诉你，我这孙女很清纯的，你可别想诱拐她。”老人家仰头看着那一张好看的脸庞频频皱

眉。

唉，这可怎么回答才好，说他不会嘛，好像摆明人家女孩没那分魅力，他实在不想伤了这长得实在也不错的女孩的心；说他会，老人家手上那装垃圾的塑料袋恐怕要拿来装他。男子一脸无辜，什么也没答，只是望着女孩笑。

“奶奶，您别说了啦。”颜素涓小声地在老人家耳边拜托，一张薄脸皮丢到太平洋去，抬头望着那张好看的脸，实在是相当尴尬，“对……对不起，我奶奶爱开玩笑。谢谢您这么好心，还帮我奶奶撑伞。”

她那眼神，真是相当感激的，看得出来她们祖孙两人的感情相当好，男子望着她们。

“我只是回报老人家的善举罢了。”悦耳的声音仿佛带着笑，这人似乎是一个爱笑的人。

“哼，麻烦！”老人家看起来相当不领情。

“善举……啊，你就是奶奶最近常在嘴上念着的那个‘桃花’哎！”颜素涓丢脸地连忙捂住嘴巴，哎哟！她真是的，怎么当着人家的面就叫出来了。

“桃花？”那双迷人的眼睛闪烁着兴味。

“一双勾魂眼，就是桃花！”老人家极不赞同地仰头看那张好看的脸，仿佛他与生俱来的好面孔，连带

也带来一生罪孽似的。

“奶奶，您不是说桃花好，桃花温柔，人的真心笑容就像一朵柔和的桃花吗？”颜素涓浅浅一笑，“我记得您说给我听的……那个桃花，是很不错的哟。”难得有机会消遣老是口是心非的奶奶呢。

“哼……有、有什么好，就会跟我顶嘴，一点也不尊敬我老人家，就跟你一个模样，有什么好！”那瘦小的微躬身躯扯着塑胶袋，压低了伞转开去，又往别处去翻垃圾，背影渐渐远离孙女，“快回去工作啦，你要是被老板开除，就不要哭给我听。”

“奶奶——”唉，她还是不肯回去休息……

“你在这附近上班？”

颜素涓撑着一把蓝色小碎花的伞回头，羞涩的目光对上一双爽朗的、爱笑的眼。

“嗯。”脸一阵热，目光避开那双眼睛，移向他服帖而微卷的短发，却就连他的头发都那么顺眼……过去不曾为哪个人动过心，今天是怎么了？不由地，刚才那一幕：他为她最深爱的奶奶撑伞，没有避开奶奶捡垃圾的身影，那一脸笑容和亲切，那么轻易地烫热了她易感的心，对他的心动那么迅速地成倍地加深……

奶奶说过，前一阵子她捡到一个年轻人的皮夹，这个年轻人是在对面那栋大楼上班的，好像很闲的样子，每天都会过来公园找她抬杠，说什么要给她钱报答她；被她训了一顿，又笑着说要“包养”她，让她从此得享清福，一辈子不愁吃穿……奶奶说给她听时，虽然嘴上骂着，那嘴角却是上扬着的，她真喜欢看奶奶那愉快的模样。

“我在前面那栋大楼旁边的一家快餐店做厨房工作，我们那儿的商业午餐不错，你——我听奶奶说，你是在那栋大楼上班的？”颜素涓指着那座庄严而高贵的商业大楼，撑着伞，却不太敢正眼看他，怕又被他迷得不知所措。

她不高，站在伞下，更显得娇小，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女孩子这样不打扮自己的。在他的身边围绕的女孩子，身上无一不是名牌，脸上无不刻意保养兼修饰过，而眼前的女孩，一条不见品牌的牛仔裤，一件墨绿的长袖T恤，一双已经洗到看不见原来颜色的布鞋，脸上没有任何脂粉，白皙的肌肤在微冷的天气里显得有些干燥，显然她连保养品都未涂抹……他微微皱眉。

“你做厨房工作？”他的目光移向她撑伞的手，发现她过于干燥的手已经有龟裂的痕迹，那根本不像是

一个年轻女孩该拥有的手。

她嫣红的唇瓣却突然漾开眩人的笑靥，笑得那么喜悦而灿烂：“我拜托了好久，厨师才肯收我做徒弟呢，因为我念夜校，她不信我能够熬得住。不过我那师傅的手艺真是好极了，你真应该来尝尝的。”

他讶异于她口气里的得意，似乎对于拥有那份工作，有相当满足与乐在其中……奇怪的女孩。

他不由得多看了她，她有一身相当吸引人的白皙肌肤，只是可惜被她所糟蹋。他望着那一双有别于大眼美人的细长的眼睛，发现某一种特殊的迷人，尤其在她谈到工作时，晨星里闪烁的光芒教人欣羨……一谈到工作，她尖巧的鼻子，小小的红色嘴唇，细致的轮廓，一头与耳齐的整齐的直发，一切都仿佛鲜活亮丽了起来……他发觉时下对美丽的标准无法用来形容她，她也许平凡，却绝对耐人寻味……

第一次认识这样的女孩。

他又笑了，笑得特别亲切而迷人，非常诱惑她……颜素涓呆了呆，心脏猛地一跳，“咚”的一声！她急忙垂下眼睑，压低了伞遮住发热的涨红的脸。“我……我叫颜素涓。请问，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声音，有些许发抖，她归因于是有些冷的缘故。

“我是邵中扬。”他一怔，带着笑意徐缓说道。

“邵中扬……”她不自觉又被那迷人的笑吸引，微亮的痴迷的目光望着他温柔的笑容。

他的视线越过她，越过这座公园，移向对面那栋商业大楼，对她说：“我在邵氏工作，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



在她的记忆里，没有叫过所谓的“爸爸、妈妈”。听说，他们是盖房子的，在她三岁的时候，他们在一次建筑工程中发生鹰架倒塌事件时不幸死亡，从此以后她由祖母养大。

靠着颜奶奶做“资源回收”的工作，让她能够从高中毕业，她成绩不错，颜奶奶还要她念大学，她为了减轻奶奶的负担，选择了夜校就读。

她是希望颜奶奶可以好好休息，别再每天日晒雨淋辛苦工作，但颜奶奶不肯。她说工作惯了，一天不做，浑身不对劲，她无论如何劝阻不了奶奶，只有央求她累了就要休息，她们祖孙两人这个家，从今以后就让她来养。每当她这么说，颜奶奶就骂她，说她这身子骨还能动呢，用不着她来养。

最近，颜奶奶会改口了，她说要养，也要找那个“桃花”来养，比起她这个还在半工半读的学生，那个已经是上班族的“桃花”还比较能够提供她舒服日子。

人家是开玩笑的，她也知道奶奶只是嘴上说说，谁都没当真过，她也就只是笑了笑。

但是从那一天起，邵中扬从此走入她的生命里……

当她被通知到医院，吓得全身冰冷，一脸苍白——奶奶受伤了！

在那座公园里，遇到几个不良少年欺负小学生，一向古道热肠的颜奶奶以为喊几声警察来了就能吓走那些少年，因为电视都是这样演。不知道是现在的警察不管用，还是“狼来了”这把戏果然家喻户晓，结果是颜奶奶给自己惹来了麻烦——那几名不良少年连颜奶奶都一并欺负，不只把她身上的一千多块钱给抢了，还推了老人家一把，摔得她爬不起来，最后被小学生的哭声引来的邵中扬送进医院。

这次的事，是不幸，也是幸运，是善心有善报。颜奶奶不幸骨折了，那一把老骨头经过这一次得在医院躺上好一阵子；幸运的是，从来不肯做健康检查的颜奶奶在这一次住院里，做了一次彻底的健康检查。

这是邵中扬要医生做的——检查出来在肝脏部位竟有癌细胞！幸好及早发现，还只是初期，范围不大，只要及早切除，不再扩散，就不会有生命危险，接下来只要定期做检查就可以了。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吓得颜素涓的心脏都快承受不了，也在这一次的事件里，她感受到奶奶真的老了，也真正意识到所谓生老病死，她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奶奶的可怕危机。她不是天真地认为奶奶能够陪她一辈子，只是一直以为奶奶很健康，以为奶奶会长命百岁，会等她奉养。她从来没有想到也没有心理准备她可能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失去奶奶，从来没有想到。

这些日子，她仓皇无助情绪紧绷，只有在奶奶的面前才有笑容。一走出病房，她几乎都忍不住埋首哭泣。

“又哭了？”邵中扬会不定时过来看颜奶奶，总有几次会撞上她呆呆地坐在病房外，眼泪像关不住水龙头的水一直落下。

一见到他，她总是迅速地抹去满脸的泪，然后带着垮垮的笑容，用无限感激的眼光望着他。对他满怀的感谢是言语诉不尽的，对他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



增加，对他的依赖更在无意识中加深……

“你来了啊。”她的声音，因为轻微的感冒，也因为哭过，带着沙哑。

他望一眼病房紧闭的门：“老人家在睡？”

她点点头，缓缓垂下目光，嘴角的笑容依然强挂着。

他低头瞅着她，她那双细细长长的眼睛黑得快成熊猫眼了，她大概都没照镜子吧。

“我请一名特护过来照顾老人家，她快到了，你回去休息。”一开始他就打算这么做，是这祖孙两人不肯。

颜素涓马上摇头拒绝：“我说过不用了，奶奶我可以照顾，我一点都不累，而且我们也付不出那个钱。”没钱没什么可耻，事实就是事实，她一点都不觉得有需要矫饰。

“钱的事你不用担心，我——”

“不行！”她那沙哑的声音坚决地打断他的话，眼光里又堆了满满感激，声音软了：“我们没上过医院，对医院的事没什么了解，我从一些护士口中才知道，这么好的一间病房不是每一个人都住得起的，医保没有给付，是你帮我们出的。从奶奶住院以后，你帮我

们很多很多，多得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还你了。”

“……钱是小事，重要的是我做得很开心，我喜欢老人家乐于助人的个性。这不是在帮你，是在帮助我自己快乐。”邵中扬扬起嘴角，温和的眼光瞅着她，伸手轻轻抹着她眼睛下面的浮肿，“别跟我计较那么多，你不介意告诉我你没钱，我也不介意告诉你我钱很多。特别是这次请特护，是老人家的决定。我说……你到底多久没照镜子了？”

他手指的热度迅速烫热她，怔怔地望着他的动作，脸没来由地红了，许久不曾感受到的心跳再次怦怦跳，直到他低沉的声音飘入耳，才慢慢地意识到他说了什么，那双有一刻迷失的眼转为诧异：“你说……奶奶决定的？！”

怎么会呢？不可能啊——

他几乎可以看穿她脑袋里的想法，缓缓一笑，看见他请来的护士走过来，他交代了一下，对颜素涓的抗议仿若未闻。一等护士走入病房，就拉起她的手：“你跟我来。”

咦？“去哪？不行啊，我要照顾奶奶——”

被拖入电梯里，他按下键往地下停车场的楼层，然后把她的脸转向一面镜子，站在她的身后，捧着她的

的脸对着那面镜子：“看看这张脸，你这张脸有几天几夜没睡的痕迹，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你说老人家会不心疼吗？”

她的目光移向镜子里那张脸，一张瘦了，苍白了，同时黑眼圈重得像炭笔涂上去似的……“天！这是我吗？”她拿这张脸给奶奶看吗？不应该是一张笑脸吗……她一直以为她做得很好——她紧紧地皱起眉，不悦地抱怨兼悔恨，“哪有心情照镜子呢？”

她也知道这副样子反而会让奶奶担心，所以不再抗拒被拖出医院。只是当他的车子上马路，不是往她家的方向，她才忽然想起他并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家是往那个方向。”她指了反方向。

“我知道。”是她不知道，他曾经陪着老人家回家喝茶过，在她上班的时候。

“那……你要带我去哪里？”她疑惑地望着他。

邵中扬若有所思地望她一眼：“你想回家睡觉吗？”

颜素涓没有特别去想他为什么这么问，只是想了他问题：“那似乎有点浪费，现在还早，我回家洗个澡还可以去上班，请了这么多天假。对老板很不好意思。”她的老板就是厨房里掌厨手艺一流的那个，对她很好，这次特别让她请假好照顾奶奶。现在家中经

济大权真正落在她身上了，她更不能失去工作。

邵中扬不禁笑了，老人家果然了解自个儿孙女。完全就像老人家说的，她一个人回家的话，她也不会乖乖去睡一觉，她那个性子八成会想到再去上个班，免得对不起让她请假那么多日的老板。

“……有什么不对吗？”怎么他好像冲着她的话在笑似的……就算觉得她爱钱，也不要笑得这么诡异吧？



“你给我把她押回去，看着她睡着以后就离开……要离开哦，我要不是得躺在这鬼医院里，就不用靠你这桃花了，你可不能给我做出坏事来。”老人家当时是这么嚷嚷着的。唉，真是不信任他的人格。

他这个人呢，就是不太愿意照着人家的话做。

颜素涓呆呆地站在那儿，位在十六楼有百来平米大，以蓝色系做为主色布置装潢的房子，是邵中扬口中的“小公寓”，比起她和奶奶窝的那间十多平米的房子来，她真不知道邵中扬会怎么称她和奶奶的窝……小公寓？

邵中扬从房间里出来，把一套深蓝色睡衣塞进她手里：“是我的，你将就一下。去洗个澡好好睡一

觉。”

“睡在这里?!”她惶恐叫了一声，马上面红耳赤，紧张兮兮，看他的眼光都不一样了。

他笑起来：“放心，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不会有人来打扰。”

……那，才恐怖吧？这么一想，她脸更热，紧抓着那件睡衣，举步悄悄地往后挪……

邵中扬瞅着她，眼神中闪过恶作剧的光芒。

“我……我想回去了。”从头到尾，她还在想他怎么会把她带来他家……应该说是他一个人住的地方，他说过他的家里有一个祖母，父母都在国外。她不觉得他是那种乘人之危的人，但是他……

“别怕，我带你回来只是想让你好好睡上一觉，别无所图。”他喜欢她，不过是把她当成朋友的喜欢，对她或许另眼相看，却并没有心动的感觉，这一点他相当清楚。

就好像被他看穿了她脑袋里的胡思乱想，她霎时丢脸得想挖个洞钻。

“对……对不起，我去洗澡。”低着头，一眼也不敢再看他，匆匆跑进浴室里。

背后那双迷人的眼睛载笑，这女孩坦白得有趣。

洗过澡后，她低头望着身上的他的睡衣，甩着两管长袖子，忽然莞尔地笑：“奶奶最爱看歌仔戏了，你说我这个样子像不像？”

他望着她，拉过她的手帮她卷好两边袖口：“手术以后，她老人家会恢复健康，你别太担心。”

一个十九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子，对生命的脆弱还无任何体认，却突然得面对险些失去相依为命的亲人，会恐惧与无措是自然的，她的心情他能懂。

她那比哭泣还难看的笑容抖动，抬起头望着他的脸的视线模糊了，埋进他的胸膛，她紧紧抓着他的衣服，放声哭泣。

邵中扬无言地拥着她肩膀，提供她一个可以安心哭泣的怀抱。

不知不觉里，他成为她很重要的依靠，对他的感觉不再只是心动，暗恋，有更深的感激和信任。他是第一个走进她内心世界的男人，是她的初恋。

但是她知道，他只是把她当成好朋友，他只是纯粹地想帮助她和奶奶，这一点，让她的心情很复杂。

老天爷，要怎么做，他才会爱上她呢？

人家说女追男，隔层纱，那如果她追他呢？

人生是那么短暂，她是爱上他了，怎么可以不让

他知道呢？就算将来没有结果，她也要为她的初恋做一番努力。

她一向是积极的，对事情，对感情。

就像她那位固执的老板师傅，最后还不是收了她这个徒弟吗？所以，人只要努力，老天爷是看得到的……

她望着怀抱里的小宝贝。

春天，没有人能够知道你的未来将如何？就好像那时候，她无法知道，她对爱情的积极与努力，得来的是这番结果……

一切都不是她所能控制的啊！她是不愿伤到任何人的，却……

“阿涓……”瘦小的身影陪伴在床沿，那满脸的皱纹在这两年里更形苍老。

“奶奶，您别怪他，是我自己追求他的，是我爱上他，我真的很心甘情愿。”颜素涓抬起脸，轻轻摇着她的孩子，笑望着老人家，“我最最对不起的是您，奶奶，原谅我，我总是惹您伤心。”她得笑，不笑，会更惹老人家伤心。

“……带着这孩子，你将来会很辛苦的。”她们这一代的妇女的传统观念里，女人最终的幸福，就是嫁

一个好丈夫，结果她的孙女如今……她老了，不能够永远陪着这命舛的孙女……她能够为她做什么呢？

“……阿涓，你到现在还是爱他吗？”

“是啊。”她脸上挂着笑，短短一句“是啊”……是啊。

“……阿涓，奶奶只要你幸福。……只要你幸福就好。”人啊，谁没有私心，谁不是为己……不要怪她，反正她老了，再活没有几年。

“奶奶？”

“你啊，既然爱他，就好好爱吧……好好爱吧。”

## 2

他们这个家族，也算是一个大家族吧，在那么多堂表兄弟里，他和中扬堂哥最亲近，感情也最好。若是问他为什么，他想，是跟他的父亲是外交官有关系吧，他并没有跟随父亲的经常调任而转往他国，绝大部分时间，他是与中扬堂哥一起住，一起念书的，一直到两年多前中扬堂哥回国，他和其他的堂兄弟留



在美国。

他是喜欢中扬堂哥，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亲大哥。他想，他会这么欣赏堂哥，是因为他有自己所没有的特质吧。他的身上有阳光的味道，他像一股温柔的暖阳，会让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想亲近他。

而他，哼……也只有那些堂表兄弟敢说他像冬水，又冰又冷。

一出机场大门，一股炎热轰地袭来，回到家了。他和几个堂表兄弟都一样，包括他的中扬堂哥，他们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有一半以上都在美国，就连出生地点也是。

“子秋，喂！邵子秋，你别走那么快啊，等等我！”一个男生推着一堆山高的行李，走得歪歪斜斜，又不es停看着前面那个愈走愈快不肯停下来等他的男生。

该死的可恶，他干吗出石头啊？早知道出剪刀剪死他！那现在威风八面走在前头的人就会是他了，该死的可恶！他要是“早知道”就好了！

更该死的是，他没事干吗提出这么臭的鬼主意整死自己！他要是“早知道”——

“你快点！”前面的男生回过头来，一双冰冷的眼，给人不善的感觉，短得直竖的头发，看起来怒发冲冠

似的，他是在生气的。愈接近家，他就愈生气，那股气，是不平的气！

“我不想走快吗？你来推推看！混账，我可不是你的佣人！”鬼吼鬼叫的，他只不过是猜拳输了而已。

前面那有着修长的腿的男生放慢脚步，是等了他，却用不耐烦的眼光瞪着他，好像他是个拖拖拉拉、碎碎念的婆娘似的——

而他只不过是猜拳输了而已！该死的！

“你急有什么用啊！人都结婚了，你能赶走那只狐狸精吗？怎么说都已经是咱们堂嫂了。”是啊，堂嫂，本来堂嫂是那个国际知名的美丽名模，他们那个全天下最幸福的堂哥，可教他们这班堂表兄弟嫉妒死了，不过同时也与有荣焉啦，毕竟成了自家人嘛。

那位美丽迷人的堂嫂实在是一个可人儿，大家都很喜欢她的——现在是“前堂嫂”，因为堂嫂已经换人做了。

“你要怎么喊她是你的事，别扯上我！”年轻俊挺的面孔极度反感地射来冷光。

哼，不能接受现实的家伙！啊，可恶，热死了！推了一辆行李车赶上来，他也懒得再跟他抬杠了。

“喂，怎么到现在没见人来接我们？木叔是记错时

间了啊？”邵念壬看看表，又远远扫望路边停的一排车子 and 一辆辆往眼前疾驶而过的车子，就没见到他们家的车和管家——咦，他那死堂弟跑哪去了？一转头，看见邵子秋在前头已经招了计程车，“喂，干嘛不等等我？”

可恶！推着行李车赶上去，在司机的帮忙下，好不容易才把行李堆叠进去，仅仅只剩两个座位勉强塞进他们两个高大的男生。

“我没打电话。”一坐定，挤左后座的家伙还没张嘴，坐在驾驶座旁的邵子秋先开口，省去听他的叨念。

邵念壬一愣，横眉竖目对他瞪起眼，“你干吗不打？”

“忘了。”

多简洁的一句话，忘了——

“该死的！你说你要打，不打就说一声，害我挤得像肉干！”

邵子秋是一句话也没再多说，仅仅一个回眸，那张表情却比恶煞没好多少，显然心情恶劣到极点。

“……啊，算啦！”谁都知道这个和他同年的堂弟和中扬堂哥是最亲的，如今他们的中扬堂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堂弟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这会儿

还是少招惹他，他那火气就留给那个新进门的堂嫂吧。



春天五个月大了，颜素涓和邵中扬结婚满一个月。才在今年的初春而已，他曾经有过一场豪华的世纪婚礼，那时候，邵家的亲戚朋友坐满了整个喜气洋洋的宴堂，新娘子风风光光地被介绍，受祝福。

颜素涓和邵中扬，他们没有婚礼，没有宴客，他们的一切是静悄悄的，在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她抱着孩子，带着行李，搬进邵家，甚至，这么这么大的房子，连一个喜字都没贴……不，应该说，这么这么大的房子，连一张小小的喜字都撕得不留，说起来，已经很顾虑到她的感受了。

本来，她是连邵家的大门都踏不进的，即使她生下邵中扬的孩子。

她能进邵家这个大门，是因为邵家权力最大的老奶奶在见了她的孩子后，不知何故改变了主意，允许她住进来。她想，老奶奶是喜欢春天吧，毕竟是她的第一个曾孙，而春天，又是那么酷似邵中扬，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

邵家的老夫人生下四个孩子，邵中扬的父亲是老

大，邵子秋的父亲是最小的，邵念壬的父亲排行第三，老二是个女的。

邵氏集团拥有广大的事业版图，几乎囊括东南亚，在美国、日本也都有不小的投资。

邵氏集团的总裁还是老夫人。近几年许多产业向海外发展，而邵家早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设厂，留在国内的只有老夫人。她的孩子各负责海外的事业，只有邵子秋的父亲当了外交官，不在邵氏集团做事。

住进来邵家一个月，老实说日子还真不好过，邵家的下人多得她一时还弄不清，倒是每一个都对她这个“赶走”前任少奶奶的“狐狸精”保持着不冷不热的隔离态度，想来前任少奶奶是极得人缘的。

邵家祖屋这么大，下人很多，住在这儿的邵家人却很少，听说大部分都住在国外。就连她的公公婆婆，她也只见过一面，人家还是特地回来看春天，对她这个媳妇也仅仅是冷冷一瞥。除了老奶奶一直住在这儿，现在也只有她的丈夫和她及孩子。

老奶奶不大愿意见她，反正房子这么大，不想见到她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她们也从来没有一起吃过一顿饭，不过老奶奶似乎真的很喜欢春天，她不但给春天请了一个很好的保姆，给春天的一切也都是最好的。

而当她想见春天，都是透过保姆带过去给她看。

她的丈夫很忙碌，不太在家。二个月来，她只见到丈夫几次面。

而这一个月，她一直在摸索着不同的生活习惯，适应和学习新的生活……

老实说，一时之间，她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迷失在这么大又豪华威严的房子里。她的心是害怕的，她一直想在这个房子里找出她能做的事来，但似乎都没有她插手的余地，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扫地工作……老实说，她几乎有一些沮丧了。她想忙碌，可是在这个家里她找不到可以忙碌的方法，就连她的孩子，也有一个保姆带着，而她又总不好推了老奶奶的一番好意……

今天，家里来了客人啊，不能说是客人，这两个男生都是她丈夫的堂弟，都是这儿的小主人。听说两个人都在国外念书，这会儿是回来度假的。

多亏了他们回来，她有幸能够和奶奶一起吃一顿晚餐。而她的丈夫，则因为出差赶不及回来。

只是……唉，如她所料的，这两个人同样不太喜欢她这个堂嫂，甚至，她在那个叫做子秋的堂弟的眼神里，看见了愤恨和轻视……有别于这个家里的每一

个人，他倒是很不掩饰对她相当厌恶的感觉呢。

既然是堂兄弟，颜素涓忍不住在他们三个堂兄弟间寻找相似之处。他们同样的高大帅气而迷人，邵念壬似乎是比较活跃的，神色明显开朗很多，染着浅棕色的头发直垂到肩膀，在某些地方，他和邵中扬有那么些相似，比如笑起来的感觉。

邵子秋……她找不到他和邵中扬的相似点，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特质的两个人，仿佛冷跟热。邵子秋给她的感觉，是一个感情很冷淡的人。在他的眼神里，看不到热度，他的轮廓融合细致与冷硬，仿佛直板板的一条冰冷的脆线，是那种折了会断，无法折弯的……感觉上是不会对自己的坚持妥协的人。

在她观察两个人的时候，也有着同样的视线在打量她。邵念壬必须承认，她和他想象里的“狐狸精”完全不同。如果说他以为的狐狸精应该有狐媚的特质，应该有妖娆的述魅，应该是性感的，精于装扮的，善于勾引人的，那么对面这个女，着着实实已经彻底推翻他对狐狸精的印象……或者说，她完全没有成为狐狸精的天生或后天的条件。她长得不算难看，只是一件简便的洋装中规中矩，也许轻松，却完全无法为她的外表加分；长得不高，还穿着一双平底凉鞋，而不

是高得气势逼人的细高跟鞋；白净的脸上更是一点妆也没有，更别说有什么“艳光”；她的身上惟一独特的地方就是那一身白里透红的肌肤……意外哪！

记忆里，他中扬堂哥的女人一个个都亮丽而抢眼的。是报应吗？他最后居然娶了一个这么……平凡的女生。

“你们这一趟要回来住多久呢？”颜素涓那双细长的眼睛里载着笑，满脸和气地望着两个大男生。听说是和她同年呢，两个都是二十一岁。

啊，笑起来其实还不错。

“还不——”

“你问这个做什么？”邵子秋冷冷打断邵念壬的话，对着颜素涓的目光毫不客气地充斥轻视与厌恶。

“哦，我在电话里听中扬说你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那么难得回来一趟，如果有缺什么请尽管告诉我，或者你们想上哪儿玩，上哪儿找什么好吃的，我都可以帮得上忙。”颜素涓的主动积极和亲切，并没有受邵子秋的影响而打折，中扬的堂弟等于是她的堂弟，虽然他们年龄相同。

只是换来的，还是邵子秋一声不屑和冷斥：“哼，果然，对于吃喝玩乐，你是挺在行的。”



颜素涓一怔，一家人的餐桌上，老奶奶默默吃着饭，邵念壬则拿着狐疑和不解的眼光研究她。在邵子秋的话以后，她在那眼光里看见了一丝同情，这让她无端地升起既愤怒又难堪的情绪。

她能够接受任何的冷言冷语，甚至责难，但她不需要同情！累积了一个月来的压力更让她选择在这一刻决定爆发再也压抑不住的情绪。

她紧紧握着筷子，心情因激动而发抖：“……难道爱一个人，有这么大的罪过吗？”声音里还是有着压抑。

从她进门到现在，每个人都只是表面客气。眼光冷淡兼忍耐，甚至避着她，好像娶她进门了，就认了，倒霉嘛，不知道他们邵家造了什么这么大的孽——她只是不可自拔地爱着邵中扬呀！

她望着存心挑衅的邵子秋，其实她还比较感激他的，起码他是这个家里面第一个肯直接表态的。起码他不虚假，那么，她愿意用真心回应，用她的真心话。

“……你说爱？”哼，也配！既然她挑开了，他索性不再客气，“真是了不起，你爱一个人，是破坏他的家庭，让他陷入万劫不复的痛苦，你说这叫爱？”邵子秋完全对她的狡辩嗤之以鼻，眼光冷漠而厌恶地睇视

她。

“算了，都过去了，就别再说了。”老奶奶不悦地挥手，好好的一顿晚餐都被破坏。

“……我没有破坏他的家庭——”她没有吗？“我没有……我爱他，我只是爱他而已！”她爱他，也是为了让她的宝贝有一个完整的家，才——

“你爱他，但他爱的人不是你，你真心爱他，不应该是祝福他吗？为什么还要介入他们夫妻之间？”

“我曾经祝福他，你又怎么知道我没有呢？就像那些爱情专家，你们每个人都会说，爱不是占有，爱他就应该放他幸福！每个爱情专家都会说，可每个爱情专家不是我，你们又怎么知道我何尝没有努力过！我曾经放开他，曾经祝福他，但是……我那么深爱他呀！我想问这些爱情专家，我想问你们，爱情如果是可以这么冷静地来谈，能一再地舍弃，那还叫爱情吗？我只是忠于自己的感情，忠于自己的心！”有什么不对？

她整个人因激动而颤抖，邵子秋只是冷冷看着她，丝毫没有受她的话而动容。倒是老奶奶反而深深望了她一眼，虽然也没有说什么。

这个……本来如果是他想象里的狐狸精，那么他可以轻易如原来计划地把人给赶走，大不了花一笔大

钱而已，但现在看起来……邵念壬扯起眉头，说起来如果有那么简单的话，他邵中扬堂哥就可以解决了，也用不着他们这班堂兄弟为他可怜、烦恼……唉，头大哪！

“……奶奶，对不起，影响了你们的食欲……我去看看孩子。”颜素涓起身，离开餐桌，很快地走出餐厅。

讲实在，看起来还真是挺可怜的。邵念壬的目光同情地从那孤军奋战的背影调回来——忽地目光一缩。

邵子秋正冷瞪着他：“给我收起你泛滥的怜悯！是非不分！”

“喂，怎么说我也大你两个月吧，什么口气！再说！其实她看起来……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那双眼神挺坦白也挺踏实，不像是对麻雀变凤凰抱有憧憬，还会破坏别人婚姻的女人，更不像做得出这种事来的人。

“瞎眼！”邵子秋始终皱着眉头，这会儿更深了眉摺。

“我瞎眼？”邵念壬不平地转向祖母寻求支援，“奶奶，您阅人无数，既然您能让她进门，应该也同意我的看法才是吧？”

老奶奶虽然在商场上是叱咤风云的女强人，但在家里，她只是一个奶奶。

当年她嫁给他们的爷爷，也是历经了一番波折。因为她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当年他们邵家要的门当户对，有的，只是一分对他们爷爷的爱，和爷爷决心与她厮守的坚持。终于才让他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不过她对于闯进别人婚姻的第三者，也是相当反感的。

“……对你们的父亲，还有你们这些孙儿，我几时管过你们的交往对象了？我只要求你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件事，站在公平的立场，她不能说完全是颜素涓的错，要不是她那孙儿到处拈花惹草，还让这个女孩怀了孕，今天不会变成这种局面。何况这颜素涓和她孙儿那一段还早在上一个孙媳妇之前，所以说这……唉，是孽缘吧，也只能这么说了。虽然他们现在是结婚了，但是未来的发展充满变数，谁知道呢？

“可是奶奶，让她住进咱们祖屋，不是您的决定吗？我想这一点，不是堂哥能够主意的吧？”娶进邵家门来是一回事，住进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去年他那个跟堂哥在拼花花公子名号的大哥带一个女生回来度假，只是不顺奶奶的眼，就连同他大哥都被扫出祖屋，这件事还在他们堂兄弟之间成为笑话呢。他这奶奶平

常不吭气，一旦让她老人家不高兴，就是她儿子也会给扫地出门。所以说，并不是她的孙媳妇儿就能住进这房子的，奶奶这会儿是故意避左右而言他，真不知道心里对那个颜素涓，到底怎么想的。邵念壬若无其事地笑望着精明的奶奶。

邵子秋同时瞅着奶奶，漆黑的目光里充满了百思不解。

“不错，是我的决定。难道我怎么作决定，还需要跟你们做说明？我还没死这房子还是我的吧。”老奶奶仅微微一皱眉，就把两个孙子给唬住。

邵念壬乖乖地闭上嘴，他要是再敢吭声，接着他大哥下来第二个被扫出门的就是他了，别冒这个险好。



夜很深了，凌晨两点多，家里每个人都睡了，她丈夫还没回来。

颜素涓在房间里来回走，抱着刚喂奶的孩子轻轻地拍。那张小脸紧贴着母亲的胸口，小手抓着母亲的衣服，就快睡着了……她望向窗外，今晚是个圆月，比昨天更圆，天上的星星比过去两晚看得还少，明天会是更晴朗更热的天气吧。

木婶就睡在隔壁房间，她是管家木叔的老婆，有五十多岁了，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很得老奶奶的信任。听她说，邵家的孙少爷们好几个都是她带大的，她的丈夫也是。

老奶奶是担心她年纪轻，没有经验，才要木婶睡在隔壁，就连晚上也帮忙她带孩子。她是经过几个晚上以后，才让木婶安心地去睡，她一个人带小孩。木婶年纪大了，还要熬夜也太辛苦了。

她低头，望着小宝贝进入梦乡的睡脸，微微一笑，动作很轻地把他放入小床里。

有人推门进来，小孩子轻轻一动，她回头，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回身拍抚着孩子。

邵中扬放轻脚步，轻轻地把门带上走过来，他压低声音：“他又不乖了吗？”都这么晚了。

“小孩子总是这样，饿了就要吃奶的嘛。”她的声音也很小，背对着她的丈夫，弯身安抚着孩子。

房间里只亮着一盏晕黄的小灯，她及肩的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身上是柔亮的米黄色丝质短睡衣裤，裸着两条手臂，和一双美腿。她的腿很细，很白，很美，只有在卧室里，她才会穿得这么清凉。

她转过来，微笑地望着她的丈夫：“怎么一直看着

我？”

“……念壬打电话给我了。”他低沉的声音里，仿佛带着叹息。

“这么说，你知道了……”她甜美的笑容不禁有些黯然，“……对不起。”对不起，除了对不起，她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明明是知道他的爱不属于她的，却迫他娶了她

“别道歉，不是你的错。”错的人是他，而他得为他的错负起一辈子的责任……他按一下她的肩，然后放开，转身脱去外套，“子秋如果说了什么难听话，你别放在心上，明天我会找他谈的。”

她主动接过外套，上前帮他解开领带：“我无所谓的，你不用管这件事。我想他跟你的感情一定很好吧，才会为你打抱不平。”她浅浅地笑，细长的眼睛里有着羡慕，毕竟她连一个手足都没有。

他深邃的目光锁住她，在她淡然的神色里搜寻了一会儿，才拉下她的手：“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他转身解开钮扣，走进浴室里。

她的手上拿着他的外套和领带，站在那儿望着他的背影，浴室的门一关，同时关上了她的笑容。

她呆呆站在那儿，好半晌！她忽然用力地甩头，

用坚决的语气告诉自己：“不可以再胡思乱想，振作，要振作！”

明天，她一定得找些事来做，就算这个家里找不到她能做的事，外面也可以——啊！对了，她怎么没有想到……

“素涓，怎么没有毛巾？”邵中扬打开浴室门。

“啊，我全拿去洗了。你等等。”她拉开柜子，拿了毛巾给他，脸上，依然是那可亲的笑容。

他洗过澡以后，从浴室里出来，看见颜素涓还坐在小床边的椅子上望着小孩。他走过来，低头瞅着他的儿子，那张熟睡的小脸像天使……他必须承认，对这个孩子，他存在着复杂的心态，他还在学习调适，虽然他也不知道全是他一个人的错，孩子是无辜的……

他伸手，轻轻抚摸儿子柔嫩的脸皮……

颜素涓忽然转头，讶异地望着他，却半句话说不出口——五个多月以来，他是第一次碰触这孩子……她眼眶一下子满含热泪，那么控制不住，匆匆低下头，眼泪一下子滴落在她紧紧握着的手背上，让她急忙的偷偷地拭去。

“……中扬，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

“你说。”



“……你知道，我对烹调很有兴趣，我想回去学。”

“可以啊，中伯是奶奶特地从大饭店里请回来的大厨师，你想学的话，我跟中伯说一声，我想他会乐意的。”他的目光专注着孩子……是不是他这一辈子都得看着这孩子，一再告诉自己，错的是他，孩子是无辜的？在他的心里又是一个无声的叹息，他永远也无法忘怀他的前妻，他惟一爱上的女人。

“不是的，我是……想回快餐店去工作。”白天有木婶帮她带孩子，晚上她再自己带，就不会让木婶太累，而她，也可以有一个喘息的地方……她真的需要。

邵中扬闻言，直起身子回头低望着她，她坐着，低着头，他无法看清她的神色。

“……你在这里，住得不习惯吗？”他也知道，这一个月来，他有多疏忽她。他只顾着埋入工作里，让忙碌帮助他不去想他的前妻……可是不这么做，也许他的心里无法得到平衡吧，他很想让自己去怨她，他这么做，也是顾虑到她……

“……这里毕竟跟我的世界是不同的，我想换成别人，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习惯吧……不过，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努力适应的。”终究，这是她惟一的家了。她淡淡地笑得有些许无奈和勉强，可神色间又带

着坚决。

……也许他不担心她，就是因为她的坦白和坚强吧？邵中扬点头：“你有兴趣的话就去做吧。……不过，你终究是邵家的孙媳妇，要去快餐店工作这一点，奶奶可能不会同意，你就说你去上烹饪课吧，不用说得太清楚。”

颜素涓一怔，缓缓点头，她刚才是太冲动了，一时忘了……

来到这儿住了一个多月，她也渐渐明白了，他的生活世界和她真的是相差太远太远。过去她除了需要考虑经济以外，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可是在他的世界里，她已经不再是只身一个人。她想做的事，都必须背负邵家的名声和地位……即使，在经过他的闪电结婚和离婚后，邵家的人已经不希望她曝光，再次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话。所以婚事低调地办，虽然没有人认识她，可她终究已经是邵家的人……总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照你说的吧……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谢谢你。”

“……去看过奶奶了吗？”邵中扬声音忽然有些不稳。

颜素涓抬头望他一眼，从他转换的音调里，听出他指的是她的奶奶，他以前都是唤老人家，结婚以后，他还是改了口……是她心里惟一的安慰吧，起码，这表示他并没有接……

“她只准我一个月去探视她一次，到现在我只见过她一面……我去了几次，她要院方人员告诉我，时间还没到，她不见我……她说，我再这样，她就不见我了……”说到奶奶，她无法不哽咽，挂在脸上的坚强面具像玻璃碎去，奶奶，永远是她惟一无法强撑起的。

“……要我跟她谈谈吗？”

“……不用了，我每天都有打电话过去，安养院的人很亲切，也告诉我奶奶在那儿生活得很好。”她不能再为难他了，不能再增加他的困扰，他为她的牺牲已经够了。

### 3

如果说想学烹调，的确是在哪儿都可以学，特别是中伯的手艺，那真的是没有几个人能及。她也知道

如果是在中伯这儿学，将来要当个大厨都没问题，不过……她并不只是单纯地想学烹调而已。

她有梦想，她想实现那个小小的梦想，那至少让她看得到未来，这是她活出自我的第一步，也是……不依赖邵中扬所踏出的第一步，如果不赶快踏出这一步，也许她很快就会迷失在这豪门深院里，找不到自己了。

她该感谢邵子秋的，是他的直接和坦白让她梦醒，从一个想要这个家里的人认同她的梦里醒过来，不是他，她可能至今还在这栋房子里寻找、妥协。

在这个家，即使小到一个擦窗的工作都有专人负责，光是前头的花园就有两名园丁。她当然还是如往常的无所事事，儿子也给木婶抱去了奶奶那儿，奶奶并没有要她过去，她也知道她的主动只会招来木婶同情的眼光，然后找一些借口安慰她、推辞她……她淡淡一笑，不再想下去。

对她而言，这幢房子有如城堡那么大，花园也很大。光是围起这里的高墙就不知道绵延了多长，种植在墙沿的树木不知道有多少棵。她看见园丁牵着长长的水管在洒水，有人喊叫，好像是叫他去接电话。颜素涓站在那儿，见他跑开去，她回头，望着躺在地上

的水管，冲刷而出的冰凉的水没入土里……她目光一闪，跑过去拿起水管，接下园丁丢下的工作，帮植物浇水——

哈，很好玩呢，在这么炎热的夏天里，玩水是最愉快的事了，她一会儿洒水，一会儿把水冲刷在手上，白皙的两条光裸的手臂淌着水，在艳阳下泛着灿亮亮的水光……

盯着她干净的愉快的笑容，邵子秋紧紧扯着眉，她显然正玩得高兴，并没有发现他的接近。

她不配有这样愉悦的笑容，在她夺走了别人的笑容以后，她凭什么还能笑得这么开心！

“你为什么还不走？”

从她的身旁，窜出极度冰冷而厌恶的口气，颜素涓一怔，转过脸，接触到他不善的瞪视眼光。

笑容消失了，总算稍稍平抚他的愤怒，虽然堂哥说不是她的错，要他别管这件事，但是他无法容忍这样的女人在这个家里这么若无其事，明明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你再怎么讨厌我，都改变不了我已经是中扬的妻子这个事实……说真的，我很羡慕中扬有你这么为他着想的堂弟，我也会把你当成我的弟弟的，我真的很

希望我们能够和睦相处。”颜素涓目光柔了，有羡慕也有感激地对他笑。

这惹起邵子秋多大的恼怒可以想象，“啪”的一声，他拍开了她手中的水管，打红了她的手！

“你配不上他！你也不配这个家！别以为我会跟所有的人一样容忍你！即使我堂哥接受你，在我的眼里，你永远只是破坏我堂哥幸福的第三者！”他指住她，犀利不留情地指责，妄想她因此而离开。

他的手指几乎指上她的眉心，颜素涓整个人僵硬，望着他恨不能将她撕碎的目光，手上热辣的疼痛仿佛在告诉她，他还真的有可能这么做……

她退一步，在他依然瞪视她，却不知道她要做什么的当口，她弯身捡起水管，然后出其不意压住管口中央，扬起水管把形成的强力水柱喷向他——

“该死的你敢！”来不及有错愕，邵子秋只连忙曲起手肘挡住，却已经被喷了一脸的水，一身湿了。

不敢也已经做了。颜素涓倒是在心里叹息。在这么大热天里，她其实也想把自己喷一喷，那倒是凉快多了。遗憾她今天是穿白色T恤，而且牛仔裤如果湿了那是很厚重的，一点都不适合……

她望着他由浅蓝染成深蓝的牛仔裤，细长的眼睛

里短暂地浮上一层歉疚，很快地让笑容给取代。

“天气已经够热了，火气别这么大。如果你想把我赶走，我建议你，对我动武的话，你堂哥是不会同意的，恐怕是反效果；如果只是怒骂，那是激不走我的，我都这么有脸皮……来当第三者了，你想怎么可能会被你骂走，你真的想赶我走，冷静下来想想别的办法吧。”她丢掉水管，头也不回地回屋子里去。

她几乎可以感觉得到背后那双含冰含火的目光就要冲过来吞噬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却险些撞着迎面而来的人，她抬头，只是礼貌地浅浅一笑，很快地走开。

邵念壬望着她的背影，回头走过来，望着差他两个月，却老是欺负他的这个“冬水”，邵念壬那一脸的笑比高照的艳阳还刺眼，“……大快人心哩。”还不要命地说。

不过老实说啦，他这个样子居然没有半点的狼狽样，反而性感得要命，真是讨厌。

邵子秋无言地弯身。

邵念壬在他拿起地上的水管时，早已经回头跑得老远。

“……叛徒！”邵子秋气愤地甩掉水管，一身湿淋

淋。



这个房间，就连接在那间“新房”隔壁，不过这里每个房间都很大，隔音效果也做得很好，所以虽然仅隔一墙，除非是连接的阳台都打开了，否则有着绝对的隐私。

这个房间，是邵子秋的；那间新房，以前属于单身时候的邵中扬的。

“我说，你别这样瞪我行不行？害你自尊心受伤的又不是我，冤有头，债有主嘛。”邵念壬离他远远地坐在木椅子上，高跷着脚，抱着胸膛，一脸的……一分同情、九分的幸灾乐祸。

邵子秋去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他那短短的头发正用毛巾在擦干，冷冷的一张脸，倒是已经不见了火气。

那个女人倒是提醒了他一件事，所以他决定采纳她的意见了……

看见他转为若有所思的表情，陷入自己的思绪里没搭理他，邵念壬好奇地开始猜测他此刻脑袋里的念头。



“子秋，你是不是在想要怎么对付堂嫂？”有一些故意的，在他的面前叫她堂嫂。

果然立刻就引来邵子秋极度反感的冷眼，邵念壬马上高举双手投降，一脸嬉笑，“别这样，我叫错了行不行？大不了以后直接叫她颜素涓嘛。”反正年纪也没比他大，还小他三个月哩。

“我不想跟你说话。”他冷冷地，眼光冰冷地扫射这个“叛徒”。

“干吗啊，虽然我是觉得她看起来没那么可恨，可是我也没说就跟她站成一线啊。我也没忘记我们这次回来的任务，只是像你这样光是激骂她也不见成效不是？我只是不想浪费口水嘛。”他要是敢忘了任务，回去不被那群兄弟的口水给淹没才怪，当初还是义愤填膺、自告奋勇回来的哩。

从邵子秋瞪视他的眼光可以明白，他显然并不相信他的借口，还是别让他以为他收了那只狐狸精什么好处的好，否则有他受的！

唉唉，居然这样怀疑他的人格，他也不过是打了一通电话给邵中扬……实话实说而已，只是不小心被他听到，就这样记恨。

“好好，我发誓，不管你再怎么欺负……颜素涓，

我绝对绝对不再通风报信，这总可以了吧？”

“哼。”对于压根不在意的事，他是根本懒得开口解释。反正邵念壬说不说都一样，那个女人也会说的，那种女人……

“现在总可以谈正事了吧？为了避免你真的误会我，我提供我的意见供你参考。”实在是犯不着为一个“外人”坏了他们堂兄弟的感情嘛，何况其实，谁都看得到邵中扬明显的改变，不管是不是颜素涓的错，娶了她令邵中扬消瘦，笑容黯淡，这总是事实。他不帮自己兄弟帮谁？

“我看堂哥真的不爱她的，娶她只是为了责任——”

“你别废话！”

“听我说完啦。如果颜素涓真的像她所说的是为了爱堂哥而嫁给他，只要堂哥不爱她，你想这婚姻能够维持多久？我听木叔说，堂哥现在是早出晚归，甚至有时出差好几天不回来，有哪一个新妇能够忍受这种丈夫？照这样下去，那个颜素涓应该早晚会死心的。”

“你居然会去相信她的鬼话？”哼！那种女人会有爱，也只是爱名利，爱金钱、地位而已！

“我是说如果。”邵念壬耐心地强调，看在他也是

为了替自己的兄弟抱不平才情绪激动的分上，没跟他逞口舌，继续说：“第二种情况，如果她是爱慕虚荣的女生，嫁给堂哥是享受名利地位，就连堂哥都被她那个纯情的外表给骗了——”

“纯情？”用哪一只眼睛在看——

“好啦，你一定要跟我辩吗，现在不是讨论个人观点的时候吧？反正如果她真的只是为了地位和名利巴着堂哥不放，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她的把柄，把她给赶走，这样你还有什么意见？总比你那套冷嘲热讽就妄想把人给气走的天真想法还管用吧。”邵念壬抱起双臂，脸上是得意洋洋的。

邵子秋只是冷冷睇视他，他的嘲笑并没有招惹来他的脾气：“反正我没你的诡计多端，我早就承认了。”

邵念壬一怔，皱皱眉头。早知道讨不了这家伙的便宜。

“你的意见呢？”

“……我赞成。”

邵念壬扯起嘴角：“我已经想好办法了，咱们分成两头进行，现在开始你监视她的一举一动，我去调查她的过去，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可以利用的蛛丝马迹。”

“为什么是我去监视她？”那反感的眼神又瞪起。

“在这里，我人面比你广嘛。”邵念壬笑着拍拍他，“为了堂哥，忍耐、忍耐。”

“……哼。”别说是在这里了，换成是在美国也一样，邵念壬是什么三教九流的人物都结交，不分好坏全部搜括在“朋友”的范围内，他只是不想像他一样“滥交”而已。

哼？别以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肯定是在骂他交朋友没有节操，也不反省、反省自己的个性，老是冷冷冰冰的，他怀疑除了他们这班堂兄弟他还会有些什么朋友。就连一卡车喜欢他的女生都对他“只敢远观”，应该有话说的人是他才对，像他这样挑三捡四，小心未来一辈子就活在孤独里了。邵念壬睨斜眼，忽然想起什么……

“对了，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好像看到她要出门，不知道她会去哪里？”一早他稍微打听了一下，那个颜素涓从进门到现在没出过几趟门，也从来不花枝招展地打扮，夜晚更是大门没踏出过一步，一点都不像个二十岁的年轻女生……

邵子秋瞪他一眼：“你现在才说，人早走远了。”

说得也是：“那只好等下一次机会了。”

“……小孩子呢？”

“小春天啊，在奶奶那儿玩呢。听木婶说，奶奶很疼这小家伙。本来我们还怀疑，说不定那孩子不是堂哥的，不过一看就知道了，那眉眼、头发、轮廓，跟堂哥小时候的照片一个模样，不认都不行。”说起春天，邵念壬不由得扬起嘴角，别说奶奶喜欢了，他见了都喜欢呢……也许等小家伙三岁的时候，就可以教他把马子了。

邵子秋睇视他，看进了他脑袋里的邪恶念头，冷嗤一声，走出房间。

“喂，你去哪里？”

“看小孩。”他瞪一眼“新房”，不悦地皱了一下眉。

邵子秋的确是一个对人、事、物都很执着的人，对于他住惯的房间也一样，虽然一年回来不到几趟，房间里的一切都遵照他的意思摆放，没有人敢去动，另外，他的不肯妥协和反叛，也是他虽然讨厌颜素涓，仍然不肯另外选一间房搬的原因，他不打算让颜素涓在这里住太久，该离开的人是她，而不是他。

“啊，我也去。”反正没事，把小孩抓来玩玩也好。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他见了你都会被你教坏。”

“干吗啊，你也只不过是叔叔而已，别摆一副老爸的架子好不好？堂哥都没讲话了。”

“哼，那是堂哥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你拿他儿子来打发时间，他会亲自‘送’你上飞机。”

“那可不一定了，听说堂哥连看过他儿子几次都数得出来。倒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才应该离那孩子远一点，别去欺负他才是。”两个人走下楼梯，又绕过大厅，往另一个方向去。老人家喜欢安静，住的地方和他们都隔着一段距离。

“我不是你。”

死家伙！



邵念壬从奶奶那儿得来的讯息说，颜素涓去学烹饪了……

值得怀疑的地方是，她并没有使用家里的交通工具，拒绝木叔派司机送她的好意，一个人背一个背包，骑着单车出门。

邵子秋开车，远远地跟在她后头，她骑着单车，停放在一处公车站旁，然后上了一辆公车。

他紧跟着，大约二十多分钟，才看见她下车，然

后往前面走……他扯起眉头，这条路他再熟悉不过，邵氏集团的总部就在前面而已，放眼都看得到招牌。

以为她的终点是他堂哥的办公室，本来打算离开了，却看见她从邵氏大楼的大门前走过，没有进去，他的车开到邵氏大楼的门前。因为是不准停车的地方，警卫立刻就过来叩车窗了，他按下车窗，目光盯着前头的颜素涓，把一张属于邵家才有的通行证递出去，对于警卫立刻转变的笑脸没有多说，邵子秋只挥手让他走开。

不过他马上改变主意招回了那名警卫，因为他看见颜素涓拐进一家店里。

他立刻下车，把钥匙扔给警卫，“帮我停车。”

“是……邵先生，等一下我把钥匙放在柜台好吗？”警卫的声音有一些慌张，盯着这辆名贵的黑色跑车，吞咽了一下口水。

“嗯。”邵子秋头也不回往前面走，经过几个店面，停在颜素涓弯进的地方……是一家卖快餐和咖啡的餐厅，叫“厨房”。

他的目光放在门上那块“准备中”的牌子，离中餐时间还有几个钟头，颜素涓进去干什么？……

“先生，我们这里不卖早点。”一个愉快而亲切的

声音。

邵子秋回过头，看见一个外表的三十多岁，穿着清凉，曲线毕露却不失气质的冶艳型成熟女人。以她的身材和脸孔可以站上模特儿伸展台了，却相当不搭调地两只手搬着一个大木箱，里面传来阵阵腥味，谁都能轻易猜出里面装着必须冷藏的食材，一些肉或鱼类……

“……请问，这里的老板姓什么？”

她好像一点也不显得重地抓着木箱子，望一眼这个很有味道的男孩，目光里有些许疑惑，她仍然愉快地一笑：“我姓贝，就是这里的老板，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邵子秋听她的自我介绍，存疑的目光解除了，转为若有所思的眼光多望了她一眼，一个摇头后迈开大步，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贝老板望着那带一点冷酷的背影直到远去，才回头用手肘顶开门，把一箱子新鲜食材搬进厨房里，她看见颜素涓已经穿戴好制服，站在那儿处理每天早上由产地送来的新鲜蔬菜。

“早。”她先出声。

“早啊，贝师傅。”颜素涓回头微笑，过去帮她打



开冷藏库的门，“今天比较晚哦。”比起老板这个称呼，她喜欢人家称她师傅的。

“在市场遇到个朋友，一聊就差点忘了时间。”对食材的选购，她视为非常重要的事，所以一定亲力亲为。一边把食材放进冰箱，她笑着一边说：“刚才在外面遇到一个很俊的青年，模样挺酷的呢，我要是年轻个二十岁，说什么也一定去倒追了。”

“哦？”有一些讶异的，这个贝师傅虽然很亲切，待人也很有和善，不过主见极强，不可否认眼光是相当独到的，不管是外表或内在，能让她大力赞赏的人寥寥无几。说外表好了，明明是红透半边天的偶像明星，她也能给人家挑出一堆缺点来，不容易的是她的观点还能引起共鸣。而她的外表，就曾经给这个师傅批评到不能出来见人的地步。她还真想看看能让这位四十岁还丰姿绰约的美女师傅说出这番话的那名青年呢。

“涓啊，不是我说你，该打扮的时候还是需要稍微装扮一下的，你还这么年轻，一次遇人不淑，不代表以后没有机会，别放弃自己。”这是贝老板最常对她说的话。

颜素涓从来无意瞒骗什么，只有邵中扬，是她这一辈子惟一的有口难言。

过去和他交往，因为他的公司就隔几个店面而已，店里的主顾客很多都是他们公司的员工，如果传出她这个厨房的学徒和邵氏的少东交往，那无论是对地或邵中扬都会造成麻烦和困扰。后来她怀孕，他结婚，这件事情更浮不了台面。

所以一直以来贝老板只知道她未婚生子，还和孩子的父亲分了手，她并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她和孩子的父亲其实已经结了婚……

就因为邵中扬曾经有一个有名的前妻，本身又是一个企业少东，所以现在，她更难对贝老板开口说她已经结婚……何况，她连喜筵也不曾请过，甚至连喜帖都没发出去……而现在又回到这里工作。以邵中扬妻子的身份，要解释这一切都太困难了，所以她选择什么也不说，就让只老板以为她还是一个未婚妈妈，孩子则由她的奶奶在带……这样就够了。

虽然一直为这件事觉得很对不起贝老板，但目前暂时也只能这样了……以后，她相信她会有机会跟她说的。

“唉，刚才那青年年纪就跟你差不多，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遇上，不过以你这副样子人家准看不上眼，非得要经过我这双巧手不可……”贝老板随口说

着，忽然眼睛一亮，“对啊，我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可以以我这双巧手好好地把你改造一番！”

颜素涓帮忙把所有的食材都摆放好，对她一笑，“我不想令你沮丧，谢谢你的好意。”

她回去洗菜，做准备工作，只剩下老板望着她，对她这么毫不心动觉得可惜。

老实说，她还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她工作勤劳又上进，思想独立又不依赖人，虽然对她的私人感情有些意外，倒不影响她对颜素涓的评价。她看得出来颜素涓对那个负心汉是一往情深的，不是一个感情随便的女孩，因此反而对她存有同情。

嗯，刚才那名青年实在不错，以她还不曾出错的眼光来看，绝对会是一个对感情很真心的人……对了，无缘无故，他怎么会来问这里的老板姓什么？是找人吗？

邵子秋从“厨房”离开后，走进邵氏大楼，搭电梯直达二十三楼，去年邵中扬由总裁的行政助理实习毕业后，接任了总经理的位置，办公室就在这里。

邵中扬昨晚也是两三点才到家，一早又到公司开会，邵子秋在他的办公室等了一会儿才见到他。

办公室内吸收了早上的阳光，迷人的光芒透过薄

薄的叶片式的透明窗纱，整个气派非凡的室内显得更加明亮宽敞。

“有意思到公司来帮我吗？”邵中扬很忙，一入办公室，对他招呼了声，立刻往办公桌后入座，一面看一份厂房设计图，一面打趣地说。

“你不缺助理。”邵子秋拿着秘书端进来的咖啡，站在窗口，笔直的身影安静却有莫大的存在感。

“开玩笑的。”邵中扬浅浅一笑。知道他回来的时间短，还得回去完成学业，他不忍心还压榨他短短的假期，“不好意思，我挪不出时间陪你们，你和念壬好好玩吧。”

邵子秋望着他，他根本是有意用工作麻醉自己，谁都看得出来他对前一任妻子的感情，“……堂哥，你为什么要和堂嫂离婚？”

他承认的堂嫂始终只有一个，邵中扬也明白他指的是谁，无法抬起的目光有着无比的痛楚。

“别谈这件事。”他低沉了的嗓音泄漏了情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伤口还是新的，禁不起任何人的撩拨。

“你很爱她。”邵子秋深幽的目光锁住他，说明了一个事实。或者说，还很爱她。

对他极爱追根究底的个性，邵中扬无奈地浅笑，“爱一个人，不代表这辈子就一定能拥有她。”

“……为什么放弃的人就一定得是你？”明明是一对，为什么得让一个硬插进来的第三者分开？他极不认同这一点。

“……因为我做错了一件事。虽然我和相思交往后已经和所有的女人分手，但是在结婚前夕，当我知道素涓有我的孩子时，我隐瞒了相思……是我的错，我不应该瞒她，我伤害了她。”所以他无法对相思要求不要分手，他很清楚她的个性，她是那么厌恶欺骗……

“为什么你要娶颜素涓？你可以给她一笔钱，甚至领养孩子，你可以不用娶她，你根本上了她的当。”那厌恶颜素涓的表情毫不掩饰。

邵中扬的眼神带出疑惑地瞅着他，放下了手上的工作起身，“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他是不是只顾着自己的疗伤止痛，完全把素涓给忽略了？

“我没有误会。”他始终坚持他的观点和认知。

“……告诉我，你，还有家里所有的人是怎么想素涓的？”他是不是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孤立无援了？她从来就没有对他抱怨过一句，她总是用笑脸对他，也没听家里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什么……他从来就没有

站在颜素涓的立场去替她设想。甚至在几天前，邵念壬打电话给他时，他也认为她自己能够应付，而没有把她和邵子秋的不和放在心上去根究原因，他以为那只是一时的。直到今天，他看见他脸上那么明显的厌恶。

他不明白，为什么到现在堂哥还问这个，到现在他还打算为她说话？

“事情很清楚，颜素涓就是去向对一切不知情的堂嫂挑明，并且要求堂嫂离婚的人。我不明白堂哥为什么还要娶这样的女人？”

邵中扬一怔，心中讶异而愧疚，“……抱存这种念头的只有你，还是家里每一个人都这么想？”

邵子秋沉默而带着存疑的眼神瞅视他。

邵中扬大概可以猜想得到了。相思说得没错，他伤害了一个女人，不应该再伤害另外一个女人……结果，他以为负起责任了，却还是让她受伤。

他叹了口气，按着邵子秋的肩膀，“不是素涓，你们都误会了。”

## 4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应该说的。”

“……是吗？连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她的丈夫今天提早回来，是为了她，这已经就足够了，她已经很满足了……其他的，都不重要了。颜素涓抱着孩子，拉着小孩的手指陪他玩，望着丈夫的脸上尽是笑容。

“素涓……我对他们解释过了，以后再有什么事，你一定得告诉我。”他站在那儿，望着他们母子，终于缓缓伸手抱过孩子……

她温柔的眼神里，尽是丈夫迷人的眼光，他接过孩子的刹那，她心头热得几乎涌出泪来；除了他和他们的孩子，还有什么事，还会有什么事，是她所在乎的……

“根本没有什么事，我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什么我都不在乎。”她贴近他，依靠在他的胸怀里，他们的孩子在他的怀抱里正好奇地对他探头凝望，她浅浅一笑，一手搂着他们的孩子，一手紧紧攀着他的颈项。

邵中扬犹豫片刻，阴郁的眼神掠过一层愧疚，空出一只手将她拥抱。

“……你想参加宴会吗？如果你想——”

颜素涓立刻就摇头了：“中扬，你不必顾虑我，我嫁给你不是为了要你带我进入上流社会，就算是为了你，我也知道我还应付不来那些，我也不想强撑。现在这样就很好了，我也有我想做的事，你肯让我去做，我已经很快乐了。”

“……如果有需要什么，尽管使用我给你那张卡，另外，我定期在你的户头里放入一笔钱，不够的话再跟我说。”

“……嗯。”他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弥补她，但如果这么做能够减轻他的心理负担，她不会多说什么。

“……这孩子，挺喜欢人抱的。”他瞅着自己的孩子，那一身白皙的肌肤承袭了他母亲，微卷的头发像他，鼻子、嘴巴，和那双眼睛，都像他。

“是啊，他不认生，谁抱都好。”望着这对互相凝视的父子，颜素涓多想时间能够在这一刻多停留。

“这阵子奶奶在家的时间比在公司还多，都是为了这小家伙。”对于奶奶喜欢这孩子，甚至要他们搬回来，他始终讶异。他原来是没有打算带颜素涓回来的。



“嗯，奶奶很疼他呢。”

“……奶奶对你好吗？”

“你怎么会这么问？这样对奶奶太失礼了。”颜素涓微微蹙眉。

邵中扬略松了一口气：“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我。”

“会有什么事？你想太多了。”

“……我比较担心子秋。”他很难多说，一方面顾虑到颜素涓的感受，一方面不想破坏一个家庭的和乐。

“我明白的，你工作忙，就别管这么多了，我知道他是很不错的人，只是我跟他可能还需要沟通吧，你信任我，我可以处理的。”她给了他安心的微笑。

是啊，他相信，她绝对可以的。



邵中扬的解释是，颜素涓是在他的求婚下，才答应嫁给他，当然更没有所谓是她去要求相思离婚这回事，她跟他和前任妻子离婚这件事毫无关系。

不管这些话的真实度如何，最近几天，那些下人确实因为邵中扬这番话，对这位少奶奶的态度明显地有所转变。

毕竟邵中扬肯开口，就代表颜素涓在他的心目中还是有其地位的，再者，一段日子相处下来，颜素涓的优点大伙儿还是看在眼内的。

“堂哥都出来说话了，你还是不承认她吗？”在二楼的客厅找到邵子秋，邵念壬往沙发一坐，拉了拉衣服。呼，外头真是热的，如果不是有结果，他才不想在大热天还跑这一趟。

“连你也相信堂哥那些话？哼，那根本是堂哥维护她的说法。”

“堂哥也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其实你不觉得，就算堂哥真的在维护她，如果她不值得，堂哥没有必要这么做吧？”

“堂哥不爱她，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家庭和孩子。”他坚信这一点，都是为了家庭和孩子，绝不是因为颜素涓有好的一面。如果她好，就应该放手成全一段良缘，不是自己霸住不放。不管她再怎么做表面功夫，总有一天他会揭穿她的假面具，把她赶出邵家。

如果说，他这一趟回来是为了解决邵中扬的困扰，帮助他和相思复合，现在这个目的则已经有所改变了，邵家绝对不能容许住进一个伪善的女人。

“……你跟踪她这段时间，有什么收获？”邵念壬

若有所思地望着他。

“……没有。”他冷冷的，不悦的，对邵念壬的“质问”，有所不快。她每天总是消失在那间“准备中”的“厨房”，有时甚至是直到晚餐过后的时间才看见人出来，他曾经在营业时间进去过，在里面并没有看见她。难道发现他的跟踪，故意从那间“厨房”隐遁了？他愈来愈怀疑，她究竟做什么去了？他决定要积极逮到她的把柄。

邵念壬倒是明白他的心态，的确啦，这么毫无斩获也难怪他扫兴，“这份是我请朋友调查的报告，拿去看吧。”他已经事先看过了……

邵子秋伸手接过，翻开来看，里面厚厚一叠，包括她的出生，她的父母如何过世，她依靠祖母的拾荒工作长大，她念的学校，做过的每一件事……几乎在这里面，找不到一件对她是负面评价的，只除了一件，她大学是读夜校，不过念到一半就休学了，原因是未婚怀孕，她休学生子。

和邵中扬的一段，是从医院开始，里面报告内容写着，她的祖母打抱不平，却遭抢劫，被邵中扬送进医院，后来邵中扬数度进出医院探望……

前面说明颜素涓的生活很单纯，在男女感情方面

几乎空白，初中以前，每到下课就陪祖母一起工作，高中以后开始打工，不曾间断。祖孙两人相依为命，颜素涓一直很孝顺。

在物质方面，不曾有奢华的花费，不太重视，一个相当朴实的女孩。

这份报告，只到她休学为止，没有下文……

但是要让邵子秋完全吸收并且相信这些内容，似乎不太可能。他的眉头愈皱愈紧，眼神转为深邃并存在着质疑。

“只有这些？”他不会是为了帮颜素涓，做了一份假文件给他看吧。

他笑嘻嘻地喝着佣人送进来的冰凉饮料，在佣人出去以后才说：“是还有一些，不过咱们已经说好了，我负责调查的是她的过去，至于她这会儿正在做些什么，是由你来负责的。这已经很便宜你了，都已经同在一个屋檐下了，我想你要掌握她的行踪，是很容易的事吧。”

“……你在打什么主意？”他瞪眼，企图看穿他那颗贼头贼脑的脑袋里装的鬼念头。

“你这么认为？那你何不自己去找答案。”他扬着一脸故意挑衅的笑意刺激他。

邵念壬并不打算告诉他，他抽掉了关于颜素涓现况的报告，以及她和邵中扬所以结婚的某一部分，因为他太了解邵子秋了，没有让他亲自去发掘真相，他是不会相信的。而他终于能够明白他堂哥为什么娶颜素涓。

“……我会的，我要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邵子秋的确是相当不悦，对于他的“背叛”。



一大早，外头阴阴的，好像随时要下起大雨的样子。

春天喂了奶以后又睡了，颜素涓把孩子交给木婶，下楼用早餐。

她走入餐厅，突然在门口停顿，视线对上了一双冰冷的目光，让她的脚步有些犹豫。这么多天来，不知邵子秋是有意避着她还是怎么，都没见到他，这会儿一见到人就是在早上……她是还好啦，担心他会难消化哩。

“……早。”她扬着嘴角走进去，选择一个离他比较远的位子坐下来。她可是已经尽量避免影响到他的食欲了。

那双冷的眼光像受到干扰的狮子仅一瞥，接着当她不存在般。也仿佛因为她的识相而决定暂时放她一马。

颜素涓撕着一块干面包吃，她没习惯涂奶油，倒了一杯咖啡，闲闲的眼光无意又瞟到那儿去……

这个人，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与她的丈夫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论起外表，两人是各有特色；说到做人，显然她的丈夫要圆融许多，他就比较冷淡了，似乎对广泛结交朋友不感兴趣，也给人比较难以接近的感觉。所以到现在，虽然她对丈夫允诺会好好处理和他的关系，也不知道该从何着手……

“看什么？”

突然一句冷冷的声音打断她，猛地回过神来，才发现她不知道打什么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了，小舌一伸吐，赶紧扯起笑容回过头来，大口地喝下咖啡——

“好烫！”一口咖啡猛地喷了出来，像烫手一般丢下杯子，不停伸吐着烫着的舌头，用手猛搨。

邵子秋不可思议地瞅着她……笨手笨脚！

颜素涓找着开水，喝了几口冷却舌头以后，才舒服了些，等她回过头，斜对面又隔了几个位置的那个

人已经不见了……早餐还剩很多耶，看样子她还是影响到他的食欲……挺愧疚的哩。

用完早餐，颜素涓拿起她的背包，里面塞了雨衣，牵出她的脚踏车，上班去了。

一贯的，在这段路上，她整个心思都放在一整天的工作安排上，该先做的事，可以缓的事，有效率地想过一遍，可以节省不少时间留下来学贝师傅的手艺。

太专心了，所以她始终没有发现竟有人在跟踪她——



接近中午，用餐的客人陆续进来，是“厨房”最忙碌的时候。

“欢迎光临！”

当这个男生推门而入，投射过来的目光一下子暴增，店里缓缓安静下来，连一向态度从容的服务生都不自在地羞涩起来。

“先、先生，请问几位？”

“一位。”

“那……请这里请。”

几乎他经过的桌位都有屏息的喘息声，他倒是一

贯的冰冷而目无旁人。

他坐下来后，只点一杯咖啡，似乎没有在这里用餐的打算。

服务生离开后，把点餐单交给煮咖啡的专门人员，就马上跑进厨房去，“贝师傅！快来看，那个超俊的男生又来了耶！”上回要她看，她偏不出去，结果人家一会儿就走了。

“忙得要死，你还给我摸鱼。”贝师傅连摆手的时间都没有，铁板上正煎着几块牛排，另一个锅里正煮着鲜鱼汤，还有意大利面在下水中。

颜素涓在一旁切菜、摆盘，更是连抬眼的的时间都没有。

“人家又只是点了一杯咖啡哦，你要是不看，一会儿人走了，别说我没通知哦。”

这个服务生才说完，又有服务生进来，兴奋地挥着手：“贝师傅！快点啦，那个人好酷哦，超优的耶！”

“受不了你们。”这些女孩老爱大惊小怪，猫也能说成虎，她老早就对她们那种“惊世骇俗”式的调调免疫了。

“贝师傅——”又一个嚷叫声进来了。

这一次，看样子她们是非嚷到她出去瞧不可！



“——实在是！知道啦，我出去看看行了吧！素涓，帮我翻一下，我马上回来。”她的工作惟一能托的也只有颜素涓，她已经渐渐能够接下她的工作了。

“好。”颜素涓装点好了几盘主食，就过来接手。

服务生把该端的端出去，贝师傅也随手拿了一盘，就听到服务生小声低嚷：“九号、九号桌那个！”

……噢！是他呀——嘻嘻，正对他念念不忘哩。

“贝师傅，怎么样，这个人你没意见了吧？”谁都知道贝师傅那张嘴。

“没错吧，够帅吧？”

兴奋的几个服务生个个献宝似的叽哩呱啦轰炸她的耳朵。

“这回算你们有眼光。快点做事。”她挥挥手，端着那盘七号桌点的意大利面食出去。

在七号桌停了一下，贝师傅没有转回来，大伙儿看到她往九号桌走，一双双忙里偷闲的眼睛不时往这儿投递。

就在靠窗的一个两人座的位置，那个引起哗然的男生坐在那儿。

“我们又见面了。”贝师傅在对面坐下来，笑嘻嘻的一双迷人妩媚的眼，一点都看不出来有四十岁。

邵子秋望她一眼，目光又四下搜寻了下，不发一言。

哎哎，这么酷又帅的男生，怎么偏偏不是生在她这个年代，实在是年纪差太多了，不然她还真是“蠢蠢欲动”哩。

贝师傅望着他，略微一笑：“你在找人吗？我可以帮忙哦。”

“我不需要。”

好冷哦，难怪那些女孩一个个“只敢远观”，连她都忍不住搓搓两只光裸的手臂。

“喂，别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啦，我还挺欣赏你的耶，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她那豪爽的个性又出来了。

邵子秋拿冷淡的眼光扫她，结果还是那副不搭理的态度。

酷！

贝师傅像看着一件艺术品一样看着他，那眼光里的欣赏盛得满满的溢出笑来：“我愈来愈喜欢你了。小弟，你叫什么名字，交个朋友吧？不会让你有损失的。”

尽管人家还是不睬她，她反而更喋喋不休，缠着

要交朋友，不管人家是否已经一脸的不耐烦。

里面的厨房已经忙到不可开交。中午时候客人最多了，结果这位老板兼大厨还在外头跟客人哈拉，颜素涓终于忙不过来，叫住了进来端盘的服务生：“小音，贝师傅呢？”啊啊，快焦了——还好。天啊！她快乱了阵脚了，到底人呢？

“她呀，霸住那个帅哥不放了啦。”

咦？会有这种事——“我忙不过来了，帮我叫她一下好不好？”

“这……我不敢过去讲话耶。”歉然一笑，人就溜了。那个男生好酷哦，还没过去她心就怦怦跳了，不行啦。

颜素涓一怔，又拜托了一个服务生：“情忆——”

“啊……我是很想帮忙啦，不过我也不敢。”又一个溜了。

颜素涓转眼另一个厨房里的助手，一个小她一岁的男生，不过人家正很安静地忙碌工作……哎，还是她去好了。

把鱼排上盘，她先熄火，连身上那件白色围裙都来不及拿下，匆匆跑出去。

“贝师傅在哪呀？”问比找还快。

“在那。”服务生指了过去。

颜素涓没时间仔细看，就往那方向的通道走，找着贝师傅的身影，直到目光接触到一双冰冷——

她讶异地停住脚步，愣在那儿。

……怎——怎么这么巧！

邵子秋扯起眉头，若要说起讶异，他也许还不下于她。

疑惑和难以置信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那套制服和白色围裙上。



用餐时间过后，客人渐渐少了，颜素涓才抽了空。

他换了一个比较僻静的角落坐，她在桌上放下了两盘烫青菜，两盘炒饭，还有鲜鱼汤。

“我没叫。”他睇了一眼。

“你不是还没吃吗，早上也没吃多少不是？不嫌弃的话将就吧。”她坐下来，忙到快饿坏了，可没时间管他，一个人先吃了。

他扯着眉，望着她：“……你做的？”

“嗯。”她可是低着头“埋头苦干”当中。

这么狼吞虎咽……邵子秋不可思议地瞅着她，瞧

她吃得津津有味……他的肚皮也开始有些不适。

他伸手，拿起餐具只是很怀疑她做的东西真的能吃吗？只是想试试味道而已。

尝了一口饭，一瞬间怀疑的光芒消失在他眼底，挑眉往对面望了一眼，她根本没睬他，专心在解决眼前的食物……他低头，喝着汤，吃着饭，配着青菜吃。

两个人默默“耕耘”着，谁都没理会周围的视线和一堆窃窃私语。

……会不会是孩子的父亲啊？

……那个负心汉？

……那时候听到素涓怀孕，我才觉得不可思议，对象是这个人的话，那就难怪连素涓都陷下去了。

真的是这个人吗？听着一堆悄悄话，也跑出来凑热闹的贝师傅颇不以为然，瞧颜素涓那副样子，她敢断定孩子的父亲绝对不会是这个酷男孩。

唉，真幸福，她也想过去一起吃饭哩，偏偏人家有“悄悄话”要说，硬是不肯让她参一脚。

唉，她还是乖乖地回厨房去工作吧。贝师傅不甘不愿地转身，顺手抓了一堆摸鱼的进去。

吃饱了，该说的话也该来谈了。

“你来找中扬的吗？”算是一个开场白吧，也让她

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开口。

他没回答，没点头，也没摇头，像块冰。

“你……回家能不能别提我工作的事？”犹豫着，不知道这么直接拜托他，会不会引来反效果？他会不会故意跟她作对？可是不直接说，跟他又没话说。

邵子秋若有所思地认真瞅着她……也许到今天，他才真正知道她长什么模样吧？他到今天才总算正视她。

同时心底浮起一个疑问……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邵念壬拿给他看的那份报告，在这一刻想起，却不再让他那么排斥。

邵子秋莫名地皱起眉，这并不表示他承认她在邵家的身份了，并不表示，绝对不是。

“……你的工作原来这么见不得人？”

虽然她早料到他不会给好口气，仍然忍不住蹙眉，要跟他冷静对谈真的是需要有很好的脾气。

“你是不是觉得这里的冷气不够凉快？”

两个人当然都记得上一次的“洒水事件”，邵子秋是比她更难忘的那个，从来没有哪一个女人敢这么做。

“……你拜托人是这种态度，那可不要后悔。”那

双眼底里没什么感情，摆明了要不是吃了她一顿，他老早走人，还留下来算是给她面子了。

——倒霉！颜素涓轻咬下唇，还是忍不住顶撞，“你的态度也没多好啊，我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邵子秋转沉的目光紧盯住她……“的确，对奶奶撒谎说是学烹饪，却跑到这种地方来工作——你准备说词去对奶奶解释吧。”

“不要……我道歉。”他拿起账单起身，颜素涓马上对自己冲动的行径后悔，情急地抓他的手。

邵子秋扯起眉，不悦地甩开了她。

“对不起，你别对奶奶说好不好？我不是有意欺骗奶奶。中扬说，奶奶不太可能允许我这份工作，所以……我们才决定这么说，可是事实上我真的是在这里学习厨房工作，因为我很喜欢贝师傅的手艺嘛……你放我一马行不行？”

他一说，她就别想继续在这里工作了。

邵子秋一怔，目光狐疑，坐了下来：“……堂哥知道？”

颜素涓立刻点头，期待他看在邵中扬的面子上，把这件事当作不知道。

邵子秋若有所思地望着她，“……你在这里工作多

久了？”

他的口气缓和了一点点，倒是让颜素涓松了很大一口气，扬起一脸笑，“我高中毕业后就在这里打工了，只有生春天的时候休了一段长假。”

“为什么还回来？”为了钱，她大可以向堂哥拿，为了更接近堂哥，她大可以要求到公司上班，她究竟为了什么？

颜素涓甜美地一笑，“为了梦想。”

……梦想？

“还有一件事……”颜素涓望一眼她的同事们，悄声说：“她们都不知道我结婚的事，你可不可以也别再说？”

邵子秋更加不解地一脸匪夷所思瞅住她。跟邵氏集团少东结婚，他居然在她的脸上看到了……困扰？！

## 5

颜素涓一脸为难，手上抱着春天，背着一个装满了东西的大背包，步伐踌躇。



已经进入环境优美、充满绿色景观的安养院，她终于忍不住回头，对上一双冷淡的眼：“你……可不可以在外面等？”

只有今天而已，一个月一天，扶养她长大的奶奶愿意见她的日子，却——邵子秋！他硬是要跟来！害她……害她担心得神魂不宁，他讲话那么不留余地，要是说了什么让奶奶不安心的话……

“我不要。”他低低地瞅着她，她的个子可真矮，不到一百六十吧？小春天在她怀里动来动去，一点也不安分……她的手臂可真细，不会把孩子摔着吧？

颜素涓在心里呻吟兼哀叹，他果然是不能商量的，唉……她自求多福吧。抱着孩子，她推门进去。

“颜小姐，你来了呀。”一位熟识的接待小姐过来，却一下子目光就被颜素涓身后那高大的身影吸引去。

“你好。我奶奶呢？”

“啊……哦，颜奶奶她在中庭……我带你过去。”

“谢谢你，我自己过去就行了。”她笑着颌首，走出登记室。

是位于山上的关系吧，这儿挺凉快的，尤其是早晨，微风徐徐吹来，挺舒服的……

“嘻、嘻……”小春天稚嫩的笑声勾回她的目光，

小家伙趴在她的肩头上，在和她背后的人玩着。

唉！

不是跟了这个人，她这会儿会用跑的去见奶奶。

他真是找到了最好的方法整她了……唉。

中庭里，许多老人在下棋聊天，也有跳舞的，躺着坐着的……

“奶奶！”她在一堆缓缓舞动着手脚的老人里找到她熟悉的想念的身影，兴奋地抱着孩子跑过去。

颜奶奶只是笑着看她一眼，继续和一群老人跳舞，动作虽不整齐，不过每一个老人脸上都那么认真，精神饱满……

颜素涓站在一旁等待，望着奶奶，脸上也有了安心的笑容。

邵子秋顺着她的视线，目光落在那一位老人身上，“那就是你奶奶？”

颜素涓一怔，笑容缓缓收拾，回过头来，用认真不可侵犯的目光正视他，“邵子秋，你敢让我奶奶伤心的话，我是会跟你拼命的。”

他深深地瞅着地，“……现在才说这些，会不会太晚？”

她的眼底缓缓抹上一层阴影，对他的话意，她听

得清楚明白，他大概永远也不会原谅她嫁给他堂哥，伤害他堂哥这件事吧？

“……我求你吧？”

他紧紧扯起眉头，不再发言。

“好了，休息一下。”教舞的老师关掉音乐，一群流汗的老人散开来，有些还在讨论着舞步。

“阿涓，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一个瘦小的微曲的身影走过来，拿着一条毛巾在擦汗，脸上尽是笑容，“小春天也来啦。”

“奶奶！您怎么这样不通情理，哪有人规定人家一个月只能见您一次，太过分了啦。”颜素涓很快地收拾情绪，一脸笑和抱怨对着想念的老人。

“要不，让你每天跑来烦我吗？真是！来，小春天，曾奶奶抱哦。”瘦小的老人还是很有力气的，抱起她可爱的曾孙，那张皱巴巴的笑脸都笑眯了。

“那您改为半个月一次好不好？看在春天的面子上嘛。”看奶奶那张笑脸，她马上拿孩子作利诱。

“我要是跟你说好啊，你下一次又会要我把时间缩短为一个礼拜，你可是我养大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我老归老，脑袋可还清楚得很呢。别想！”一双干扁的手紧紧地抱着曾孙，那双历经长远岁

月的眼睛微抬，落在那个始终站在孙女身后的年轻人身上。

唉，怎么她就这么了解她呢？她只好再想想别的办法了……

“阿涓，这个人是谁啊？”

颜素涓一僵，缓缓回头去，警告兼哀求的眼神对他软硬兼施，却仍然必须在他无动于衷地端着一脸冷淡的表情的时侯，扬着笑容对奶奶介绍：“他是中扬的堂弟啦，他叫邵子秋。中扬忙的关系，特地请他送我过来。”……你要是敢反驳我的话——

邵子秋一点也没理会她眼神里充满的警告，一双手冷漠地插在裤袋里，只用那双漆黑的眼睛和老人对望。

“奶奶，我做了一些东西给您吃呢，您好久没尝尝我的手艺了，我可是进步多了哦。”颜素涓坚决不让他破坏和乐气氛，一边拉着奶奶到一旁的椅子去坐，一边扯下背包。

颜奶奶多看了一眼年轻人，回头笑着看孙女到底带了多少东西来，她从背包里拿出好几个保鲜盒，里面什么点心都有，都是亲手做的，连水果都削了皮，去了籽，切得精致……

这些，她得费多少时间啊……

“奶奶，您尝尝看。”她热心地什么都想拿给她吃。

“好啦、好啦，我会吃啦。你下次别拿这么多东西来了，这里什么吃的都有，我不缺啦。”

“可我想做给您吃嘛。”颜素涓抱过孩子，又是拿这、又是拿那的，非要她一一都尝过。

“哎呀，我吃不了这么多啦……你等等，我拿去给他们尝尝。”颜奶奶拿了几盒点心，走过去找刚才一起跳舞的老人们，同他们分享。

颜素涓笑望着奶奶精神抖擞的背影，见到她老人家在这里能够开开心心，她总算稍微安心了。

“……这些就是昨晚做的？”邵子秋站着，低头瞅着一盒盒手工精致的点心。

老是笑容到了他这里就消失，安心又转为困扰。抬头瞥他，都因为昨晚在厨房里做这些点心被他看见，才会给她惹来麻烦……她要是早知道他居然要跟来，不管怎样都会闭紧嘴巴不透露半点风声。

“……你要吃吗？”她只是随口问。

邵子秋睇她一眼，伸手拿了来吃。

颜素涓狐疑地仰望他……她真的只是随口问问而已耶，他还真不客气。

“……你的梦想，该不会是想开一家餐厅吧？”

颜素涓讶异地瞪大眼：“你怎么知道？！”

他还真的是随便猜猜就中了。邵子秋略略一皱眉，“你该不会也打算自己做厨师吧？”

“那有什么不可以？”什么叫“该不会”，好像她做不到似的，她可是都已经打算好未来该走的路了。

“……你是认真的？”

“我不但很认真，而且正有计划地在进行当中。”

“……该不会已经忘记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了？”

颜素涓直望着他，忽然笑起来：“你终于承认我是你堂哥的妻子了吗？堂弟。”

邵子秋冷冷地瞪起眼。

“瞧，这是我孙女儿，这是我可爱的曾孙，这些点心啊，都是我孙女儿亲手做的，来来，过来尝尝。”颜奶奶带了几个老人过来：“阿涓，这是福爷爷，这位要叫陶奶奶，还有，蒋爷爷、陈婆婆。”

“福爷爷、陶奶奶……”颜素涓抱着孩子站起来，一一地唤过老人。

“长得真漂亮呢。”

“这双手可真巧啊，这些点心又好看又好吃呢。”

“是啊。有这么孝顺又乖巧的孙女，又给你生了这

么一个可爱的曾孙，你可真是幸福呢。”

“哎呀，这位就是你孙女婿啊，不得了！真是好看哩！”

才不是，她的丈夫可比他有人情味多了。颜素涓略略皱鼻。

“不是啦，这是我孙女婿的弟弟，送我孙女儿来的。”几个老人聊了一阵，又散开了去，体贴地把时间留给他们去叙亲情。

“阿涓啊，我有玩具要给春天玩，你到我房里去拿。”颜奶奶忽然说。

“啊……好。”颜素涓眼光马上转向邵子秋，“你跟我一起去。”

“拿个玩具要得了两个人吗，你自己去啦。春天也该吃奶了吧，我房里有热开水。快去。”颜奶奶推她一把，把邵子秋留着。

唉，她最担心的就是这种情况了……偏偏奶奶硬是要把邵子秋留下。

快去快回。颜素涓把孩子丢给邵子秋，同时不停给他使眼色，才跑开去。

“……好啦，这会儿阿涓没在场，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她在邵家，过得怎么样了？”她不去问孙女，

是因为早就知道她会给她的答案了，她是不管过得好或不好，或是受了什么委屈，给她的回答只会有一个——很好，她很幸福。

“……不怎么样。”他的眼睛里冷冷地映着孩子的笑容。

颜奶奶望着他，缓缓笑起来……眼眶里沾着莹光，“我一直在看，你对阿涓很不满意吧？”

邵子秋回过头来，一瞬间，老人的身影仿佛老了很多……他紧紧皱眉。

颜奶奶直看着她曾孙天真的笑颜，禁不住深深叹了口气，“春天啊，一直到阿涓怀孕七个多月，那个桃花……你的堂哥才知道他的存在。”

她想说什么？邵子秋狐疑地瞅着老人孤寂苍老的身影。

“呷……”小孩依然无忧无虑地笑着，贴在他堂叔的怀中。

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气：“我都不知道他们在交往，一直到阿涓怀孕了……她还遮遮掩掩，怕我知道……阿涓在工作时昏倒了，那是在中扬结婚前夕，她被送到医院，我才知道她怀了孕。她险些流产，是我去找中扬的，阿涓根本不要他负什么责任，她一直求我，



求我别为难中扬……后来，我才放弃了，成全他和别人去结婚。”

“那她为什么还是嫁给了我堂哥？”既成的事实，让他有一些不满。

那一脸的冷漠已经让她看到孙女儿在邵家生活的艰难……老人的眼底一下子多了更多忧愁。

“……没有任何人不保护自己的亲人，就像你站在中扬的立场努力在为他设想一样，我也要我的孙女儿有一个应该属于她的归属。”望着这个年轻人，她的眼神坚定并不后悔。今天如果是她孙女儿独自扶养着孩子，岂不是更加艰苦。

“……是你吗？你破坏了我堂哥的婚姻，要颜素涓嫁给我堂哥？”

“不错。”老人点头，一口承认，“阿涓，她是真心地爱中扬，所以我要让她的爱有结果。”

“……我堂哥并不爱她。”

“……他会的，我自己的孙女儿，我了解，总有一天，你堂哥会爱上她的。”

“……你是认为我在多管闲事？”

“你当然不是多管闲事。你是为了你的亲人……同样的，我也是。”老人缓缓一笑，激赏的眼神瞅着他，

“你真是个不错的孩子。”

邵子秋冷冷的目光转为深郁和疑惑，望着眼前这个老人……

“唉，我那个傻孙女，跑得那么快，大概是担心你会把我给吞了吧。”颜奶奶望着远远跑过来的孙女儿，一脸的笑。

“我没那么好胃口。”邵子秋皱起眉，目光也跟着转往颜素涓。

“呵呵。”

“咿呀！”小春天看见妈妈跑过来，兴奋得手舞足蹈。

“奶奶……”颜素涓气喘吁吁地弯了腰，手上拿着一个小铃鼓和奶瓶，眼光不停往老人家身上搜寻，深怕她缺了一角，少了块肉似的，对邵子秋，却露出怀疑的目光，好像他真欺负了老人似的。

“我先走了。”他把小孩丢回给颜素涓，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奶奶，您——”

“这个年轻人不错、不错。以后啊，你多带他来，我来给他找个好女孩。”

颜素涓不可思议地望着奶奶邵子秋……他没对奶

奶……

一股焦虑缓缓安定下来，望着那远去的背影，终于松了口气。



夜里，在她可爱的宝贝吃了奶又睡着以后，转为一片寂静。

外头的月光，那银色的光芒……像是一双冷眼包围她。

她偏偏，就是爱着那月色，即使被冷眼看待了，也只是让她愈挫愈强。

打开落地窗，她走出阳台，像着迷似的，也像对抗似的笔直的目光直瞅住灿亮亮的银辉。

“你那个眼神，好像要把月亮给吃了。”

颜素涓猛然转过头，发现在阳台上的原来不只她一人，隔壁房间的阳台上，搁着一把躺椅，正躺着一个人。

邵子秋双手枕在脑后，不知道躺在那把椅子里多久了，这会儿目光正望着她。

“你还没睡？”

“……还没。”

他的语气，让她心里讶异的居然再没有呛人的味道，真是让她感激得有点想痛哭。

“……谢谢你。”

“谢什么？”

“……早上的事。”

他没有再开口，目光转向幽暗的天空，和几颗闪烁的星。

颜素涓忽然浅浅一笑，却很快的，笑容又被夺走。

“堂哥还没回来？”

“……嗯。”

又是沉默。

“……喂，你心里现在是不是在骂我自作自受啊？”

他瞥她一眼，没承认也没否认。

“……我真的很爱中扬。”

“所以，你在等他爱你吗？”

“我是在等他爱我。”相较于他略显讥讽的口气，颜素涓很直坦地承认了。

往她那张坚强的脸上投递一个深邃的眼神，他直瞅着黑幕里那一轮圆月，不管是同情还是服了她，总之他没有再接下去。

一股冷气直从房里吹出来，和外面的夜里的沁凉

融合。

颜素涓转头，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你还讨厌我吗？”

“我讨不讨厌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啊，你是中扬感情最好的堂弟，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弟弟。”她认真地说。

“你比我小，少占我便宜。”缓缓地皱起眉，白了她一眼。

“你几月生的？”

“九月。”

“那只不过大我一个月，而且我连孩子都生了，我跟春天加起来就比你大。”

这是哪一门的逻辑？邵子秋狐疑地瞅她一眼：“年纪轻轻就生小孩，这没什么好得意的吧。”

“现在是没什么好得意，不过等我三十岁，我儿子已经十岁，到时候我还是个年轻妈妈，那不是很值得骄傲吗。”

“……你到底是天真还是乐观？”

“是天真也好，乐观也好，人就是应该为自己走的道路负责，我选择了这条路，就必须在这条路上为自己找到快乐。”她浅浅地笑着。相信快乐可以自己去寻

找，相信悲观是自己去制造，可以乐观的时候就不要悲观。

他望着她的笑颜，她细长的眼睛里载着明月似的光芒，薄薄的粉色唇瓣上扬着迷人的弧月……他缓缓皱眉，别过头去。

为什么会觉得她看起来迷人？



炎热的季节还未过。

一大早雨就不曾停下，颜素涓把孩子交给木婶后，套上一件紫色的雨衣，像往常一样骑着单车往附近的公车站去搭车。

她才一出门而已，后面远远跟了一辆跑车，像乌龟滑行一样缓慢的速度，和她的单车保持一段距离……

玻璃上的雨刷不停抹去淅沥落下的雨水，车里面的一双目光紧跟着踩着单车的紫色身影，那双修长的手搭着方向盘，眉头纠结着困惑。

……没什么好想的，他并不是跟踪她，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他只是凑巧想出门，只是凑巧跟在她的脚踏车后出来而已。

邵子秋一脸紧绷，远远看见前面的十字路口还是绿灯，踩下油门，决定要超越她——

砰！

一声巨响，在他来不及转眼间，看见一辆机车往路口横冲出来，和她骑的单车撞在一起，她被撞飞出去！

“颜素涓！”随着一声煞车声，邵子秋急忙跑下车。

“……好痛！”她还有意识，雨水不停打落在她脸上，她想动，手往地上撑起，猛然趴了回去。

“哪里痛？”他蹲在雨里，衣服一下子湿了。

“手……”右手好像和她的身体脱节了一般。她抬起头，讶异了一下，随即疼痛得皱眉，“你怎么……”

“我送你去医院。”他把她从地上抱起来。

闯了祸的机车骑士还好只有轻微的擦伤，站起来焦急地跑过来：“对、对不起！因为下雨……我没看清楚……没有怎么样吧？我、我跟你去医院。”他跟着他们一起上车，小心地把她扶着，邵子秋很快地把车子开到附近的医院。

挂了急诊，经过医生检查后，右手骨折了，得住院观察。

还好她穿着雨衣，衣服还是干的，邵子秋全身湿

透了，一位好心的医生借给他一套衣服换。

她躺在床上，惊魂未定的脸显得苍白，那位撞了她的人也没多好过，不忍心多有苛责，她让他离开了去。

邵子秋换过衣服，走进病房。

她望着他，撑起一丝微笑：“谢谢你，要不是你正好经过，我就惨了。不好意思，害你衣服都湿了。”

这种时候她还有心情管他的衣服？邵子秋脸色一下子更阴郁。

“……我去打电话。”

“如果你是要通知中扬，那就不用了。”

他转过身来，疑惑地瞅着她：“为什么？”

她始终带着浅浅的笑容，“他一早就到香港去了。”

“……我通知秘书，堂哥会赶回来。”

“只是为了我骨折就让他赶回来，那我会很内疚的，不用了。”她真的觉得不用，即使此刻她多么希望她的丈夫就在她身边，她真的不想成为他麻烦的妻子……她淡淡一笑，“如果你要打电话，可不可以帮我通知一下贝师傅，说我有事情这几天不能过去了？”

“……你该不会想一个人住院？”

“那有什么不好呢，就当作是来度假嘛。对了，在



你回去之前，我可不可以麻烦你去帮我买一些零食进来，顺便帮我带几本杂志？”她对她的要求就这么多，甚至已经觉得很麻烦他。

邵子秋被她搅得心情更恶劣，胸口直窜起一股火气——她的笑容挂在一张青白的脸色上，细长的眼睛里载浮着一丝惊惶，仔细观察，她所有的精神都是强撑的，如果他一离开，她大概会昏睡过去……

他靠近床沿，帮她拉好被子：“你睡一下吧。”

她望着他，感激地缓缓一笑，“……不知道医生打了什么针……你回家……帮我跟木婶说一声……春天暂时麻烦她，麻烦你……”

她闭上眼睛，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哼，她倒是有一副很爱逞强的个性。

目光流连在她的睡脸上，发现她的有脸颊也有轻微的淤伤。他用手指轻轻帮她揉一揉……

真的不用通知堂哥吗？

## 6

“为什么不通知我？”

邵中扬这一趟出差，不但去了香港，又临时去了日本，回来已经是一个礼拜以后。而她刚好出院。

骨折还未好，但她想念儿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邵子秋，因为他每天去陪她，她实在不好意思一再麻烦他。

不过对邵子秋显着对她改善的态度……怎么说呢？她真的是受宠若惊，就像她说的，他是她丈夫感情最好的堂弟嘛，她同时在乎他对她的感觉。

“又不是多严重。你看，没什么嘛。”啊！痛、痛……

“不能动就别乱动。”邵子秋冷冷白了她一眼。搞不懂她这么爱在堂哥面前逞强是为什么？

“我只是不小心而已。”她还要辩白。

邵中扬扶着她的手：“到床上去躺下来吧，你需要好好休息才容易痊愈。”

“嗯……”颜素涓望着丈夫小心翼翼地搀扶她，还有关心她的模样，那一脸笑容都快飞起来了。

干什么笑成那样？邵子秋直觉得反感，转身走出去。

“子秋，谢谢你。”邵中扬转过身来。

“是啊，这一个礼拜一直麻烦你了。”甜甜的声音不再有强撑的感觉，像是放了糖似的……他堂哥的魅力还真大。

……她是相当相当迷恋他堂哥吧。

“没什么。”他停了一下，头也未回走出房门，同时为他们把门带上。

“……我有点意外，你跟子秋什么时候感情这么好了？”邵中扬回过头来，那双深邃的眼睛略带微笑，好像一朵迷人的桃花。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你根本不用担心嘛，我的事情我会处理得很好的。”她靠着枕头，笑望着丈夫。说起来倒是有一些心虚了，其实她也不知道邵子秋怎么突然改变对她的态度？她什么都还没做哩。

邵中扬缓缓皱眉，脸上出现不赞同：“出了这种事，你应该立刻就让我知道，我总是你的丈夫，我答应过老人家我会好好照顾你。”

“我知道了，以后再有事，我立刻通知你就是了。”

“什么话？我可不许你再出事！”他在床沿坐下来，握着颜素涓的手，仿佛想弥补什么似的。

“我开玩笑而已嘛。”她满足地笑，靠进丈夫的怀里……其实多希望呀，能得他的关怀，受这一点点伤算得了什么……嗯，她还是有那么点自私的想法吧，渴望得到他的担心。

“傻瓜。”大掌贴着她的肩膀……将她拥入怀里。她的坚强让他安心同时也让他内疚。

“……中扬，我爱你。”她轻柔的语气，带着些许胆怯仍然充满浓情蜜意的味道。

“……我知道。”他始终知道，始终后悔……后悔，轻易接受她的感情。

谁知道呢？谁知道，他的爱情会在那之后出现，在那之前，他从来就不相信爱情这种东西……如果他肯相信就好了，如果他能等待就好了……那，就不会伤害两个这么好的女孩……在心里，他能说的还是那一句，对不起。

他无论如何，回应不了她的爱……娶她，照顾她一辈子，负起他该负的责任，算是对他的惩罚……他

惟一所能做的，只有这样而已。

她感觉不到他的心……还感觉不到，无论如何，她会撑下去，直等到他的心他的爱属于她……对不起，对不起……

她紧紧贴在他的怀里，缓缓抬头，吻他的唇……



淡淡的风，带来丝丝的清凉，仿佛宣告着，夏日已经接近尾声。是秋天来了吗？

……快了。

“还不走吗？”早该走了，早该回到美国去上课，他的行李也都打包好，直等他点头。

本来回来这一趟，就为了邵中扬的事。也不能说没什么收获啦，起码了解到一件事，就是别把自己当超人，以为只要出马万事都能摆平，还是有很多事情是摆不平的，尤其牵涉到感情的事。邵念壬无奈地想，只能回去以后，为他这个自作自受的堂哥祈祷，都事到如今了，希望他能够尽快抛掉和前妻的那段情，好好爱上现在的妻子。

“……你先走。”知道不能再耽误他，于是作了决定。至于他……邵子秋缓缓皱眉，正试着找说服自己

的理由。

“我先走？那你留下来做什么，玩不够啊？”  
呃……也不能这么说啦，事实上这一阵子都是他在玩，去了东部度一个月的长假，回来才知道他那个堂嫂出了车祸。邵子秋待在家出了不少力，不过他也不是不肯出力啊，只是等他从东部回来，人家伤都好得差不多了，早用不上他了，再说也没有人通知他，不能怪他贪玩吧，反正家里也还有那么多佣人在，“喂，你到底为什么还要留下来？”

“你先回去，别管那么多了。”对邵念壬的一再询问，邵子秋相当烦躁，就连他都奇怪他决定留下来的原因，要他说出口，那更是不可能。……是为了他们吧？希望他们恩爱……也为了弥补曾经对她的误会，所以想帮她……是这样吧？

邵念壬狐疑地瞅了他两眼，“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学校的课怎么办？”

“我的事情我会处理，不是告诉你别管吗？”

火气那么大做什么？他也不过就多问了两句。邵念壬瞅着他，若有所思地抱起胸膛。

“那你自己去打算吧，我要先走了。”

他留下来，只是为了想帮她……他们……

是的，是这样的。



人在有目标的时候，会忙得特别充实，也就不会让自己有太多时间陷入过去的回忆里。

她二十一岁生子、结婚，结婚以后，全心投入厨师工作里，在二十四岁拿到中、西式厨师执照，已经有开餐厅的资格。

二十五岁，她和贝师傅合伙，另外开了一家餐厅，由她来担任负责人。

三十二岁的现在，一切早已经上了轨道，“厨房”的风评很好，用餐时间经常是座无虚席，在最初的忙碌过后，也驾轻就熟了。现在厨房多了一个由她栽培的厨师，她和贝师傅都把自己升格起来当老板，少在厨房，更是空闲了。

她的孩子都十二岁了，越级上了中学，有了自己的房间，不过那小家伙总是喜欢黏着他堂叔一起睡。

她不知道邵家的奶奶是否知道了她的工作，也许心照不宣吧……毕竟就算是老奶奶本身支持她，站在一个邵家掌门人的立场，她是不能答应的，万一开了先例，以后娶进门来的媳妇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

相当伤脑筋的。

嫁进邵家这么多年来，她几乎都忘了她一开始还多少受到排斥呢，不过她很高兴现在大家都已经能够接受她，而且还把她当成自家人了……她在想，多少是有点同情她的成分吧。颜素涓淡淡一笑，她倒是不觉得自己可怜啦，只是……

最近她常常会想起，想起她和中扬认识的过程，她的主动追求，到……他的求婚……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呢……

她十九岁，一个夏季的夜晚，她提起勇气去找他。

他还没回来，公寓的警卫伯伯认识她，自从邵中扬带她来过一次以后，她经常出入这个公寓，帮他煮饭、整理房子。

她搭电梯，到他住的十六楼，在门口等他。

她是有钥匙，那是邵中扬为了她方便进入打扫做饭而给她。这里本来有请专人做这些工作，她是为了报答他对奶奶和她的帮助，而提议用这样的方式偿还他为奶奶支付的医药费，他是不肯的，在她的坚持下无论如何拗不过她，才答应她……

站得脚很酸，她在廊道上的椅子坐下来，看了一下时间，不知不觉她等了近两个钟头。



……她会这么做，也是有私心的，对他的感情一日比一日深，不是有句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吗？不可否认她的确也抱持这样的心态。

等得愈久，她的眼皮愈沉重，她的身体微微倾斜，把手肘撑在摆放花瓶的古典茶几，扶着额头，打起盹来……

她爱他，真的很爱他……

“……素涓？素涓。”

感觉有人摇晃她，然后呼唤她的名字的低沉嗓音飘入她半梦半醒的意识里——

“……啊！什么事？”她猛一跳，惊醒过来。

“这么晚了你还在？而且睡在这种地方，钥匙弄丢啦？”

愉悦的声音飘入耳，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仰头看见一张俊逸迷人的脸庞，他的笑容对她有着致命吸引力，她很容易陷入痴迷，看傻了……

“又睡着啦？”他张手挥了挥，赶走缠着她的瞌睡虫。

颜素涓缓缓地扬起甜甜的笑容，“你回来啦。”

“进来吧。”他打开门。

跟随他走进客厅，里面一尘不染，整整齐齐。今

天是假日，她一早才来打扫过，知道他一整天都会不在，所以并没有做饭。

“嗯？你不是来过了吗，怎么把钥匙弄丢的？”他扯下领带，望着干净的房子，连他早上看的报纸都收拾好了。

“钥匙没丢……我是有事情找你。”她的声音不由得小了，脸儿缓缓地涨红。

“既然如此，怎么不进来里面等？”他脱下外套，回头疑惑地笑望她。

“……我不是来帮你打扫。”

“……所以？”

“所以……没有资格进来。”

她的直气逗得他笑不止，看得出来她在外面等了很久……对她的傻劲，他内心多少有些怜惜了，早知道他会早点回来。

“你这个傻瓜。”他笑着摇头，把她拉到沙发里坐，依然是笑望着她，“找我有什么事？”

他这么一问，她本来已经紧张，现在就更紧张了，滚烫着脸颊通红，硬是强迫自己面对他：“我……我可以不可以……做你……其中一个女朋友？”

她看见，他的笑容渐渐消失，连眼底的微笑也不

见……她的一颗爱恋的期待的心“咚”地下沉，可心意已决，于是豁了出去！

她猛然投进他的怀里紧紧抱着他，把她的初吻对他凑上——

只看见他眼神讶异，不忍伤害她，只好缓缓拉开她，用软性的方式制止她，但一对着她一张红通通的羞赧的脸儿，看见她几乎掉落的眼泪……他缓缓一声叹气，将她搂入怀里。

“……老实说，我很喜欢你，但是你知道，我没有固定的女朋友，我也不打算有。”

“……所以我说，我当你其中的一个女朋友。”几个月来的相处，她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花心，他不要爱情，他只要女人……但他温柔，他不欺骗，他善良而且体贴。没有人能十全十美，而她爱上了这样的他，她作了心理准备，她会心甘情愿。

“唉……你就这么希望我被老人家给乱棒打死啊？她虽然一把年纪了，每一根骨头可都还硬得很呢。”他试着以轻松的语调化解。

她知道，放弃了这次机会，她将再没有勇气开口，也没有勇气再面对他……她摇头：“我不让奶奶知道。中扬，你是我初次喜欢的人，你不能拿我奶奶当借口

拒绝我……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来的，你可以感觉得到，我到现在还在发抖……”

他搂紧了她，面对她坦直表白的感情，他很感动也很怜惜她……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他也很喜欢她……

“素涓，我很珍惜你，对我而言，你是不同于我身边的女人的，我不想把你跟她们放在一起，我更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所以你想说，我们还是朋友？只是朋友吗？”

“你不觉得做朋友，才可以长长久久？”

“可是我宁愿你把我跟她们放在一起，如果对你来说我是跟她们不同的，那我就让自己变成跟她们相同。我看过你的女朋友们，我也可以穿那些袒胸露背的衣服，我也可以叼着烟，我也能喝酒——”

“别说了，你根本不适合。”邵中扬深深地扯起唇，终于开始感到困扰。她是认真的。

“……中扬，我不是为了你而想变得跟她们一样，我是为了我自己，如果这么做了，你还不喜欢我，我就认了，但我会去做，如果那是你喜欢的样子，我要努力去尝试，因为……我不希望有遗憾，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

望着她真切的眼神，如果说她的话不感动他，那根本是骗人的……她的认真的确是吸引了他……

“……我不能给你未来任何保证，我很可能会一再伤你的心，你不会是我的惟一……我想不会有这样的人。这样你也愿意？”

她错愕地一愣后，拼命点头：“嗯、嗯，我愿意！”

她终于展露笑颜，笑得如春天的花儿灿烂而美丽……

“……你真傻。”他会很疼爱她的，他知道，比起他身边的女人，他会更疼爱她……她是这么可人。

她投入他的怀里，攀住他的颈项：“中扬……别觉得我是一个负担，我保证，我不会给你制造任何麻烦的。”

她白皙细致的脸儿吸引他亲吻……他的唇最后落在她薄软的红唇……

她毫无犹豫地回应他的吻……她的人生，她不要活得小心翼翼，即使跌倒受伤了，只要再爬起来就好。她知道，她必须要有跌倒的心理准备，到时候，无论多么痛苦，她都必须爬起来，因为是她所选择的，她不能给他添任何麻烦，她更要为自己的人生而活。

“素涓……别做任何改变，我喜欢这样子的

你……”自然的她，认真的她，正是他着迷的地方。

“……那，我可以不用穿那些只有一点点布料的衣服了？”她的眼底有着丝丝窃喜。

她这模样不由得让他想笑，故意捉弄她，“真的想讨我欢心的话，在这个房子里，你是穿得愈少愈好啦。”

她随即涨红了脸，还真的很认真地在想着……

她那困扰又认真的表情，终于引起他大笑。

她疑惑地瞅着他：“……你骗我的对不对？……讨厌！好丢脸哦！你好过分——”

她又羞又气地把他压在沙发上打起来。

“喂、喂……动口不能动手——”

“那有什么难……”细长的眼里闪过俏皮的灵光，两排贝齿一咧开来，往他的下巴啃去——

“痛！你完了！”

“呀啊！”他一翻身，把她给压在沙发里，“啊……呵……哈、哈……好痒哦！不要啦……”

他用嘴搔遍了她全身敏感的地方，惹得她笑不停，眼泪直飘出来：“啊……我投降、我投降啦……拜托你绕了我……”

他望着她，不知何时，眼里有了欲火，缓缓地，

吻住了她的唇，手指探往她的胸口

“中扬……”她心一跳，莫名地喘息。

“……如果你不愿意，随时可以拒绝我。”他低沉的嗓音有些沙哑，望着她的眼睛是那么温柔。

“……不，我也要你。”她也许对初次会感到害怕，但她更怕的，是他会改变主意，不要她。

“……你怕吗？”

她猛然摇头，“不怕。”

他缓缓一笑，抱起她往他的卧室走去……

从此，他们在一起了，她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

“然后有了我。”小男孩面无表情地插入母亲的回忆里。

颜素涓脸色微红，急急地向隔壁的阳台嚷道：“没那么快啦，我二十岁才怀了你的。”

“那爸爸还有过一次婚姻是怎么回事？”

不晓得是谁多嘴了，让这个十二岁的男孩知道了他妈妈是爸爸的第二任老婆，而他爸爸的第一任老婆，居然是在他出生那一年娶的，他对这一切非要弄清楚不可，颜素涓深怕他去为难邵中扬，只好硬着头皮把过去那一段给搬出来。

唉，早知道她就不跑到阳台来，不对着隔壁房间嚷，问她宝贝儿子要不要回房睡了，早知道，她洗过香香的澡就钻进被窝里，开着凉凉的冷气，好好地睡一个舒服的觉去了。

她埋怨地瞪了邵子秋一眼，他居然不早点通知她？咦？他干吗绷着个脸啊？

那个坐在躺椅里的男人，很久没看到他那双深冷的眼光了，这十多年来他帮了她很多忙。他这会儿是怎么回事？

“子——”

“妈妈，你还没说完。”邵春天等在那儿听她继续说下去。

颜素涓转眼瞥着儿子，微微地颦眉，这张脸这么像他父亲，为什么个性这么坏？

“好啦，我说就是了嘛。你爸爸爱上了人……”

他爱上了一个女人，有了过去不认为会有的惟一，选择和所有的女人分手，包括她……

她早就承诺，不会给他添任何麻烦，她早就有心理准备要失去他，只是她没有想到才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她拥有他，才只有一年多，转眼就要失去……她答应的，必须做到。



她没有再踏入他的公寓，知道自己怀孕了，也没有去找他。她怀孕的心情只有喜悦，是老天爷同情她的吧，给了她和他惟一的联系，她已经很满足了。

她只是很不安，因为她无法对始终不知情的奶奶开口，又因为是冬未春初，还可以穿着宽厚的衣服遮掩，一直到胎儿都七个月，她在“厨房”工作当中昏倒，被送到医院，才终于瞒不住，那已经是邵中扬结婚前夕。

奶奶无论如何要邵中扬负起责任，在她的恳求下，才终于放弃。

邵中扬还是结婚了，但承诺要照顾她一辈子，绝不让她和孩子受苦，他把在十六楼的公寓给了她，为她开户，给她花不完的钱……

她不是他的情妇，他们之间不是那种关系，他只是为了孩子而必须要照顾她。

一开始，她为了奶奶，为了他良心好过，她接受他给的一切，一直到孩子即将出生，她的不安压得她快要不能喘息。明明她已经承诺不会给邵中扬带来任何麻烦，结果她还是成为他的麻烦；明明说好不会是他的负担，结果她变成了他的负担！

她很不快乐，怀这个孩子，她应该要很快乐的，

她却很沮丧，她终于向奶奶坦白，这样的日子让她很痛苦，她不要这一切，她要一个人抚养孩子，那样做，她才能安心，她才会快乐。

这一段日子，奶奶是看着她的，也是了解她的，所以点头答应了她。孩子在医院生下来后，他们搬出那间公寓，离开了北部，在中部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

她找到了一份工作，薪水不高，勉强算是能维持生活，又在晚上找了一份兼职，总算能让奶奶和她的孩子安定下来，只是要辛苦奶奶为她带孩子……她会更努力的，为了奶奶，为了孩子，也为了她自己，她会很努力。

以为，从此以后邵中扬将永远离开她的生活——

## 7

“奶奶，我回来了，春天乖不乖啊？”她提着消夜回来，关上门转身，抬起目光的刹那，消夜落了地！

“你……为什么在这里？”他高大的身影使狭小的房子顿时显得窘迫，她望着他，讶异又疑惑，目光往

别处搜寻，只消两眼就看尽的空间里没有她要找的身影。

“我奶奶呢？”春天呢？这么晚了奶奶不会带着孩子出去才对。她走过来，想进浴室瞧瞧，是这里惟一的隔间……

邵中扬拉住她的手臂，一抹惊讶闪过他眼底，转为疼惜，松了手劲。她纤细的手臂大概禁不住他一个用力……她瘦得让他心疼又愧疚。

“你为什么要离开？”

他碰触她的刹那，她全身僵硬，猛见到他还以为是她的幻觉……那么，真的是他吗？真的是……这个声音，也不是她的过于怀念才产生的错觉了？

“……中扬？”如果她转身了，会不会他又消失了？会不会……又是她的过度思念捉弄了她？

她声音里的颤抖莫名地让他的心悸痛，更深更深的愧疚侵蚀了他。他转身面对她，轻轻握着她纤细的肩膀，甚至不敢用力。

“不是说好了吗？我会照顾你们，为什么你要离开？”

她微仰的目光接触到一双深邃的眼睛，那眼里不再有她怀念的笑意，他俊逸的脸庞消瘦了……她不曾

见过他这样忧郁——

“天！中扬，你怎么了，为什么变成这样？”她心疼焦急地抚摸他的脸，仿佛想为他抹去他所有的阴霾，甚至为他承受他所有的不快乐。

“……我离婚了。”他的声音里有极力压抑的深痛。她望着他，仿佛不知道他说着什么……

他拉下她的手，然后紧紧握着，“我是来带你回去的，跟我回家吧，素涓。”

“……为什么？你为什么离婚？”不，不要是因为她……她摇着头，一想到她有可能是原因，豆大的眼泪成串掉下来。

“素涓……”他为她抹泪，却避开她质问的眼神不想谈，“春天我已经带回去了，你跟我回去吧。至于老人家……我再跟你说明。”

这么说，他已经看过他们的孩子了……

奶奶……她望着只有他们两人的房子，从他的口气里，她隐约已经猜到他会来到这里的原因果然出在奶奶身上……奶奶，还是为了她做了吧？做了……

破坏别人家庭的事……她真是不孝，竟然让那么有正义感的奶奶为了她去做那种事！

她缓缓把手抽回，羞愧到没脸抬起头来，“我大概

猜得到奶奶对你说了什么，我向你道歉，对不起……我真的很对不起！我说过我不会造成你的困扰，不会成为你的负担的，却……还是造成你的麻烦了。”她深深地向他鞠躬道歉，“请别在意奶奶的话，你回去吧，请把春天还给我，我会重新跟奶奶沟通，不会再给你带来麻烦了。”

“素涓！”他用力拉起她，却面对她满脸羞愧的泪痕——他疼惜地将她抱入怀里，

“不要这样……你这么做，让我更加觉得对不起你。”

她一怔，全身一阵冰冷，他为什么要内疚？他不需要啊！她该说什么？她接下来该怎么做？她已经开始觉得动辄得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仿佛感觉到她的痛苦，对她更加怜惜地拥抱，“别再想你应该对我说什么，也别再想该怎么拒绝我，跟我回去，如果你真的要让我安心的话，就跟我回去吧。”

他看穿了她。

“然后，你就跟爸爸回来了？”稚嫩的声音里有刻意压低的语调，仿佛迫不及待长大似的，想当个小小的成人。

“……嗯，是啊。”她把手肘靠着栏杆，半个身子倾出栏杆外，仰天望着云半遮的月，那片云，像她心底的阴影……我如果这么做，我一辈子会良心不安。事实上，你跟你的妻子离婚，已经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弥补了。我想跟你的妻子见一面，也许你们还有机会复合——

“那，爸爸算是疼你的吧？”那双酷似邵中扬的眼睛直望着母亲，多少融入一点怀疑。

颜素涓自沉浸的思绪里抽回，对于儿子的询问显得不自在，随即扬起嘴角：“那当然了，不然怎么会有你呢。”

“那，为什么我没有弟弟妹妹？”

颜素涓一僵，避开了儿子质问的眼神，脸上微微发热，“生你一个就够了，我生那么多做什么。”

唉，小小年纪已经懂得循序渐进的逼问方式，这一点，不知道像谁？

“妈——”

“春天，该去睡觉了。”一直不出声的人，终于也开口了。

“可是叔叔……”

“该说的你妈都说了，你还想知道什么？”

那双眼直瞅着邵春天，看得他打心底发凉，“我……我今天要回房间去睡。”说着，他从阳台跑开了。

颜素涓松了一口气，“这孩子，真让我头疼。”

她明明一直在把他教成平凡爱笑的小孩，偏偏这小子不照着她的期待长大，他从来就不肯笑一个给她看，还给她顶嘴，说“没什么事情干什么要笑！好像白痴”；还有如会，念书爱跳级念，要不是她阻止，他早已经顺利跃上高中，飞到大学去等毕业了；然后，一遇到问题就一定追根究底，听说在学校有很多老师被他给气哭。

唉，枉费她还给他取一个那么好的名字，他怎么就不能像“春天”一样的带着笑颜，吹着一股柔风，温柔让人喜爱呢？

她拉回目光，猛然接触到邵子秋深邃的眼神，他不知打何时起就一直凝视她。

她感激地微笑，“真多亏有你，不然我大概也会被他给气哭了。”

想想，这十多年来他给了她不少帮助，记得有一次出车祸，就多亏了有他，那以后他就留下来了，在这里读书，后来进入邵氏集团，他经常到“厨房”找

她，很关心她和邵中扬的感情。三年前她的奶奶安详地过世，那时候邵中扬人在国外办公事，也是邵子秋一直守在身边帮忙的……奶奶，无论何时想起，都是她心里的痛，她还是觉得奶奶不该走得那么快……

十多年来，邵子秋倒是变得满多的，从他肯承认她这个堂嫂起，她看见他的笑容就多了。不过在别人眼中，他好像还是一个酷酷冷冷的人。邵念壬说他的外号叫“冬水”，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咦……说到他的认同，她现在才想到，他好像从来没有喊过她一声“堂嫂”耶……该不会是她一厢情愿以为他承认了她？

“……堂哥呢？”

颜素涓一怔，扬大了笑容：“他正在为邵家新收购的饭店筹备一场大型的慈善晚会监工中，这几天都会住在饭店里。”

“邵氏没有人了，连一场晚会都要新上任的总裁出马？”

“……饭店新开张，难免嘛。”

“你明明知道这是他的借口，为什么一再——”

“邵子秋！”她喊住了他接下来的话，不想再听他说下去。

他凝望她难堪的脸容，硬是压下不忍心，直逼问



她：“……你到底还要等多久？”

“……你还是希望我放弃吗？你就这么帮他？”还以为起码邵子秋是惟一能懂得她心事的人，这些年来他不是一直在给她帮助和鼓励？

“……你要这么想就随便你吧。”他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入房间，同时把阳台给关上。

颜素涓一怔，讶异他忽然拉下脸来的表情，像被她的无心给刺了狠狠一刀……她是不是说错话了？可是，她把他当成可以诉说心事的对象，即使抱怨两句也绝对不是有心的，他应该明白才对的……



他们家的大厨师中伯年纪大了，最近几年比较重视休闲，每年的五月都会放一个月的假，带着老婆到国外旅游。

往年这一段时间邵家会请一个短期厨师，今年，颜素涓毛遂自荐拿下这份工作。

“厨房”已经不用她每天从早忙到晚，她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找另外的事做，想想能在这个家当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是难得有的机会呢。

一早做好了早餐，除了邵中扬，一家人都进餐厅

来了。也忘了打何时起，是邵子秋决定不回美国而选择留下来以后吗？她忘了是不是那时候开始，奶奶就和他们一起吃饭了。

奶奶喜欢中式早餐，所以她特地熬了地瓜粥，还从店里拿回来她腌制的酱菜和小黄瓜，又炒了几个菜。

给邵子秋的，是热腾腾的一早烘烤出来的面包，还有火腿、荷包蛋，以及一杯苦苦的巴西咖啡。

她儿子，也是西式的，只是咖啡换成了牛奶。

而她，中西兼并，陪奶奶吃中式早餐，外加一杯加糖和奶精的巴西咖啡。

“嗯……这味道不输阿中呢。”老奶奶一边吃，一边笑着点头。

“奶奶，您可别跟中伯说，不然他明年不敢放假了。”颜素涓用了相当认真的表情这么说，眼角往对面撇了一下，邵子秋连瞧都没瞧她一眼，绷着个脸，看样子还在对昨晚的事生气呢。

“呵呵……天儿，要多吃一个荷包蛋，你妈妈做得很漂亮呢。”老奶奶从邵春天出生起就特别疼爱，任谁都看得出她那颗心是绝对偏袒的。

“曾奶奶，您也要多吃一些，等我下课回来，您才有力气多撑几局。”最近他一下课，就经常陪着曾奶奶

下棋。

“看样子，你一点也不打算手下留情呢。”

“曾奶奶，那是遇到弱者才需要这样做，像是我妈妈。您就不需要了。”

“啊，原来如此，呵呵……”老奶奶笑开了怀。

老奶奶在今年退休了，邵中扬的父亲并不打算回来接替总裁的位子，几个兄弟也无意回来，所以由邵中扬接替她的位子成为邵氏集团的负责人。这其实也是很早就安排好的，才会让邵中扬在十多年前就回来。

“邵春天，人各有所长，我只是对那方面比较没有研究罢了。”颜素涓微微皱鼻，反正她就是被她儿子给看扁了。

“妈妈，你没有研究的方面好像还挺多的。”

“别忘了，你手上拿的面包还是我亲手做的，等哪一天你自己也能动手做一个出来，再来跟我说。”怎么样，起码在烹饪方面她就是胜了她儿子，总还有值得得意的。

“……那有什么困难。”邵春天下定决心，等这个暑假就来学做面包。

颜素涓扬起嘴角，“我等着看了。”

“素涓，我记得你有三十一了吧？”老奶奶瞅着她

问。

“咦？是的。”她差点给口水噎到，猛吞了下去，引起一连串紧张，连碗筷都悄悄放下来。

邵子秋扯起眉头。

“子秋，素涓年纪跟你一样，你看看她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却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是要等到几岁结婚啊？”

啊，原来老奶奶的目标是邵子秋……颜素涓缓缓松了口气。

“奶奶，我并不打算——”

“奶奶，千秋他大概是忙着工作，把终身大事给忽略了，不过他条件好，不用担心的。”颜素涓连忙打断邵子秋的话，他那个“不打算结婚”一旦说出口，是会把整个和乐的气氛给闹僵的。

老奶奶对邵子秋深深地望了一眼，只在心底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本来，我是不管你们年轻人的事的，不过……要是太过分，我就不能不管了。子秋，我这几天会帮你看几个女孩子，你准备准备吧。”

邵子秋一怔，放下了咖啡：“奶奶，我对相亲没有兴趣，您省省力吧。”他起身走出餐厅。

“子秋——”颜素涓冒着冷汗站起身。

“素涓，别理他了，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是。”死了……可恶的邵子秋！

“素涓，你可不可以帮忙我，去劝劝子秋，让他去相亲？”

颜素涓一愣，那张战战兢兢的脸马上喜出望外，频频点头：“奶奶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交给我好了。”

“嗯……那我就放心了。”老奶奶望着她，缓缓一笑，微微点着头。

呼——安心！

邵春天狐疑地望着母亲那一张忽喜忽愁的表情……她到底在干吗啊？



颜素涓先到“厨房2”绕了一下，然后来到邵氏集团总部。在这里，没有人知道她是邵中扬的妻子，因为她从来就没有出席任何有关公司或者对外的宴会，一方面是她不感兴趣，另一方面……算了，不提这个。

总之呢，现在想想连她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邵子秋到这里上班以后，她出现在这里的频率已经高到连跟他的秘书小姐都混熟的地步，她甚至

不用敲门可以直接进入他的办公室……而她连她丈夫的办公室在哪里都不知道——嗯，怎么又扯到这里，算了，不想了。

她打开门，看见他正低着头努力在办公当中……

“总经理，您的堂嫂来找您。”

“那一定是走错门的，我不认识。”

啊……怎么这样？“总经理，现在是一位颜小姐找您。”

“……叫她回去！”

唉，颜素涓皱皱眉，拉了把椅子在他的办公桌前面坐下来，低头直瞅他，“你到底怎么啦？还在为昨天晚上生的事生气啊？”

邵子秋停下工作，丢下笔，往后靠向椅背，“……真要说明白的話，更惹我生气的应该是早上的事。”

“早上？我没做什么惹你生气的事啊。”颜素涓直起身子。

“装糊涂是吗？门在——”

“好啦，我道歉就是了嘛……你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颜素涓皱皱鼻子，“你就当一下挡箭牌有什么关系嘛，总比……总比……”

“总比奶奶提起你何时生第二个春天的话题还好，

是吗？”邵子秋蹙着眉，深邃的眼神瞅着她微低的脸蛋，从他记得她的容貌起，她似乎就没什么变过，还是那双细细长长的眼睛，依然一提起烹饪就焕发光彩，还是那死要命的爱逞强，还是那么乐观得……

迷人。他喜欢她的笑，她笑起来像拥有全世界，她笑起来比——天上星星来得美……事实上，他对于做了她的挡箭牌，一点都不气，他气的……还是昨晚的事……本以为这么多年来，她对他该有了解的……

“对啊，我就知道你会明白的，总之，对不起，谢谢你啰。”她还弯了一下腰，然后扬起一脸笑。

一口闷气……缓缓在那张笑容里消散开来，深邃的眼光不再那么冰冷，缓缓注入些许温度，嘴角微微地跟着扬起，“你都亲自来一趟了，我还能说什么。”

“咦？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这件事——啊！不、不，是为了这件事……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她这个直肠子，都三十二岁了还学不乖！

从她的表情变化，他已经猜到不会有什么好事。

“……我劝你，如果是会让我生气的事情，你改天挑个好日子再说。”他缓缓扯起眉头，成熟而俊挺的脸一板起来还挺能吓唬人的。

“可是，我已经答应奶奶了……其实你也不应该让

她老人家为你担心对不对？而且……看看嘛，也不会少掉什么，就当多交个朋友……”她的声音愈来愈小，因为他那双冷眼又出来了，而且有愈来愈冰冷的趋势，她识相地赶紧住了口。

“……你在奶奶面前答应——劝我去相亲？”他低沉的语调仿佛喷着冷得吓死人的白烟，有多火大自行想象。

颜素涓直到这会儿才知道自己应承下来的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她开始纠结眉心，后悔也没用啊，她还满口“没问题”，在老奶奶面前打下包票，现在退缩了，那不是很没面子？

“我是已经答应下来了，你就看我的面子——不不，看中扬的面子好了，拜托你赏赏脸，一次！一次就好了。”她竖起一根食指强调，再多她也不敢想了。

“你别想。”他的脸色沉下来，说什么都没得谈，瞪着她像她欠了他三辈子还不清的债似的。

看他这个表情是真的没得商量，她还能好好坐在这里没被他给轰出去，大概已经算是给足邵中扬的面子。

可是……现在退缩，她在奶奶面前会抬不起头来耶……



还是得硬着头皮吧？

“……子秋，从我进邵家这个门到现在，你算是帮我最多忙的人了。”颜素涓开始感叹起过去。

算是？邵子秋扯起眉头，真要打动他，那个“算”字可以不必说了吧？直肠子！

见他抱起胸膛，拿一张冷脸对着她，那双细长的眼睛眨了眨……眼睛干干的，偏偏这时间挤不出半点波光来，她只好低下头，“你就当再帮我一个忙好不好？难得奶奶委我重任，我要是没有把事情办好，那我就没脸回去见她老人家了。”

“我在外面帮你买间房子，你看怎样？”他低沉冷冽的语气像刀锋的两面光芒。

“……就是相个亲而已，你当作是孝顺老人家嘛，为什么要这么排斥呢？”哀兵政策起不了作用，她抬起头，露出那一脸的不解和困扰。

“……你应该懂的。”他深沉的目光锁住她。

她望着他那双像有话要说，又要她猜的眼神，看了老半天没看懂……忽然她眼睛一亮，“啊，该不会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嗯，所以你会这么排斥去相亲，连个人情都不卖给我，那就情有可原了。咦……可是，既然这样你告诉奶奶就好了呀……该不会，你喜欢的

是不能告诉奶奶的人？”

他的眼光转沉，直直凝视她好半晌……

他又怎么回事？是她猜得太离谱惹他气得不想说话吗？

“叩、叩。”

颜素涓呼出好大一口气，原来不知不觉她一直在吸气，都屏在胸口忘了吐气了。离开那双眼光，她赶紧转过头去，好在是秘书送茶进来。

她把茶水搁下，颜素涓看见她手上拿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对俊男美女……她眼光瞬间黯淡。

邵子秋从她骤变的神色看见秘书手里那本杂志封面，立刻拉下脸来，“你拿那本杂志进来做什么！”

“啊……对、对不起，因为是刚刚收到，顺手就……对、对不起，我马上拿出去。”秘书被他吓白了脸色。

颜素涓猛一怔，随即把杂志接过手，对秘书扬起笑容，“这封面的人不是你们公司的总裁吗？借我看看好不好，我待会儿就还给你。谢谢你。”

秘书是一句话也不敢多说，留下杂志就赶紧走了出去。

颜素涓低头望着杂志封面，笑容渐渐打嘴角褪去。

看着她，他的心像是被撕扯成两半，紧紧地咬牙也止不住那种悸痛！他起身绕出来，从她手里抢走那本杂志，“这种东西没什么好看的！”

“……怎么会呢？其实拍得还满漂亮的……只是他笑得太少了，他笑起来很上镜头的。”她浅浅一笑，眼底还是不争气地泛起泪光。

他无言地走过来，抽了两张面纸递给她。

她随即把面纸遮住自己的眼睛：“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怎样的，反正……都只是一些捕风捉影的绯闻，也没有什么根据……我很相信中扬的。”

相信，真是这样就不应该每看到一次就拼命遮那双眼睛。邵子秋紧紧握住拳头，他真的很想狠狠揍邵中扬一拳！

“……算了，你别去想了。……我答应你去一次，就一次。”他相当不悦地绷着个脸，好像是被逼着要上吊似的。

“咦……你是说真的吗？”颜素涓马上拿掉了两张面纸，上面只染了两滴像是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眼泪，一听邵子秋答应了，她刚才还一脸快哭的表情，这会儿比中了两百万还高兴。

邵子秋狐疑地眯起眼睛……他该不会是上当了？

“太好了！我立刻回去向奶奶复命，晚上见。”她边说边往门口移动，不只嘴快动作也快。

可惜她就是快不过邵子秋那双长腿，他“砰”的一声压上已经开了一条缝的门，同时把她困在他和门中间，要不是她逃得这么快，他还不会觉得有鬼……手上那本杂志，他这会儿仔细一看——

女明星那一部分的照片是真的，有关邵中扬这一边……是贴上去的！

“……你好像挺闲的？”而他居然被她抓住了弱点！该死的连他的秘书也被她收买！

他的眼光已经凶恶到可以杀人的地步，而且是在这么近距离的角度下……还好是她已经有心理准备，否则这会儿是会需要他帮忙扶着的。

“呃……其实……有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认了我这个堂嫂了，所以……现在能够知道你这么关心我，我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呢。”她这会儿笑嘻嘻地端出“长嫂”的架子来。

邵子秋瞅着她，她和他仅隔着几公分的距离，他嗅得到她身上淡淡的香味，甚至能分出她的发香和身体的香气……她的脸是那么靠近他，他现在只要一低头……

“喂，别生气了好不好？顶多……我再跟你道个歉嘛。啊！不过你已经答应的事是绝对、绝对不能食言哦！”

他皱起眉，缓缓低头……“砰”地往她的额头一撞——

“好……痛！”颜素涓两手护着额头猛揉，一张白皙的脸都变色了，疼得她眼泪都快喷出来。

“活该！”他看也不看转过身，同样是拿额头去撞的，他也只比她好了那么一点而已。

“唉……算了，你能气消就好了。”他没说要食言她就已经阿弥陀佛<sup>ㄟ</sup>，趁他还没后悔，她还是快溜，“我要回去了，晚上见。”

门一开，她就钻出去了。

没一会儿，秘书叩门进来：“总经理……杂志可不可以还我了？”

她还敢进来——“你竟敢随便拿总裁的照片乱贴，你是找好工作了吧？”

“可、可是总经理……那是素涓贴的嘛……她说总裁被拍到的那个模样不好看……说要换一张……真的不是我贴的呀！”

邵子秋一怔，抢过那本杂志，撕掉上面用双面胶

贴的照片——

“真的……真的不是我贴的啦，我只是……负责帮她找一张照片而已……对不起，是她说你不会生气的……”

“……你出去。”

“啊……是。”那她的杂志咧……总经理正看得入迷耶……唉，早知道还会被刮一顿，她晚一点再进来拿就好了。秘书依依不舍地关上门……又多看了两眼，她都还没看耶。

——那个爱逞强的女人！以为是这么好玩的事吗？

……他其实早应该知道的不是吗？要不是，照片里的人的确是邵中扬的话，她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拿她深爱的男人的照片，去和别的女人贴在一起。

十多年了……他又怎么能怪她呢？想起当时对她的指责……他又怎么能怪她呢？……也许，要不是他的对手是他的堂哥，他早已经不顾一切——

他不知道，这样默默地守护她，他还能压抑多久……

哼……她居然叫他去相亲……原来伤害一个人，真是可以不见血的。她如果知道他的心情，大概会内疚到哭死吧？

## 8

五月，一个多雨的月份，昨天还艳阳高照，今天却是倾盆大雨了。这个……算是什么预兆……

好高级的饭店呢，还特地订了包厢，看样子奶奶是真重视这次相亲的。只是……

“为什么我也要跟着来？”走在富丽堂皇的走廊上，颜素涓细声地抱怨，她才三十二岁耶，还不到“婆”字辈呢。

“我肯来你就该偷笑了。”邵子秋走在她的旁边，冷冷地斜睇她一眼。

颜素涓转头瞅着他的表情，忽然皱起眉头：“你不要把心不甘情不愿表现在脸上好不好？既然来了，敬业一点嘛。哪有人带一张苦瓜脸来相亲的。”

“……现在想起来，我为什么不干脆……跟你一起……殉情算了。”他低沉缓慢的语调似乎已经在考虑读怎么先杀了她再自杀——在咖啡里给她放药？

颜素涓猛然搓了搓两只手臂，“你不要用那么认真

的口气讲那种话好不好，会吓死人的。”

“……你怕吗？”

“怕你还是怕死？反正我都不怕啦。不过殉情是跟情人一起死的，不是跟家人，搞不清楚你就别乱用嘛，回国那么久了，汉语还那么烂。”

邵子秋沉默地望着她，走到包厢门口，才把目光拾回。

服务生把门推开，奶奶已经等在那儿，女方还没到。

“奶奶，我把人带来了。”颜素涓把邵子秋当贡品展示，那笑容干净得迷人。

邵子秋瞪着她，冷冷眼神里仿佛有更复杂的情绪。

“素涓，辛苦你了。你们坐下吧，对方很快就来了。”老奶奶称许地含笑点头。

“是。”颜素涓笑吟吟地坐下来，她平常都只穿牛仔裤、T恤，或者宽松的棉质洋装，头发也随便地束一条马尾，今天不同于以往随意的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针织背心，外搭两件式的浅褐色套装，及肩的长发绾起发髻，比平常多了一分成熟女人的韵味。

……比起过去，她只少了二十一岁时的青涩味道，



却多了很多迷人的特质。比如事业有成的自信，独立，从容，还有在岁月的磨练下，她也懂得用更圆融的方式处理事情，她比过去更晓得怎么让自己看起来更开朗……只是他很庆幸，她不会把这些用在他的身上，在他的面前，她还是直爽的她。

“子秋，等一下过来的是郑家小姐，人长得很漂亮，也很大方。”老奶奶一直在看着她的孙子。

邵子秋很快把目光从颜素涓身上转开，眼神陷入沉重的阴郁。

“啊，对方来了。”颜素涓这会儿看起来是最没有心思的那一个。

在桌底下，邵子秋紧紧地握着拳头，恨不能从这场可恶的相亲里跑开！



深夜里，雨声不断，却盖不过他进来的声音……

他几乎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来的，但她就是知道，因为她是那么仔细在凝听每一个有可能属于他的声音。

有多久，她不曾这样等他了？

“中扬……”她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灯，昏暗的房间霎时大亮。

“……我吵醒你了吗？”他正要脱外套，听见她的声音转过身来，她穿着睡衣坐在床上，被子拉下了一半。

颜素涓摇头，“我睡不着。”

邵中扬把外套丢在旁边，走过来，“为什么睡不着？”

柔软的床因为他坐下来而稍微下陷，她望着他显出疲态的脸色，这么些年来，他已经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爱笑了，但是岁月并没有带走他的风采，他依然是迷人的，耀眼的，只是换了不同的方式，以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风靡那些女孩……

她伸手轻触他的脸，“……下次被拍照时，要记得笑，我还是喜欢你笑起来的样子。”

“……你看到了。”他不知道是哀叹还是无奈，只是握住她的手对她说，“那些都不是真的，我只是跟她吃一顿饭而已，也还有别人在场。”

他起码还能尊重她这个妻子，给了她一脸的歉疚表情和足够的解释，所以她也就像过去每一次，她总是缓缓一笑，然后像背台词说道：“我知道，我相信你。”

“……那怎么睡不着？”

“……没什么。今天我跟奶奶陪子秋去相亲呢。”她转开话题，扬起一脸愉悦的笑容，不再碰触会令两人都窒息的问题。

“子秋？那真是太叫人讶异了……是被你和奶奶骗去的吧？”他起身，准备去洗澡。

“才不是呢。啊，不过你可别去问他，他会生气的。”

“我大概可以想象。结果呢？”

“结果啊……还好啦，他总算没当场翻桌子，绷着脸一直到结束，虽然他是那个样子，不过那位郑小姐对他相当着迷，只差没当场开口求婚。”

“真是奇怪，奶奶怎么会突然要千秋相亲？她应该不太可能会去管这种事的。”

“嗯……奶奶这次挺强硬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算了，我去洗澡了。”

“……我先睡了。”

“晚安。”他走过来，帮她把灯关掉，只留一盏小灯。

她躺进棉被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温暖的被子……听见他走入浴室，把门关上的声音……无情地走着的

时间，究竟让人学会了什么？掩饰？虚伪？不知不觉间，她和她的丈夫……好像变成了……不能够去沟通，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沟通的情况。

是她胆怯！还是她懦弱？不敢对他直言她的感觉……她怕什么？怕失去他吗？还是对他依然存有愧疚？

也许，别对夫妻也是这样子呢？除去不同的背景，是不是别人也跟他们一样，在时间的洗礼下……变成了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妻呢？还是只有他们不同，因为他们的结婚因素，比别人多了一层复杂……

……是不是其实人生……就只是这个样子，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和他白首偕老，一个是……



真是相当不爽！

“春天，你有什么事？”邵子秋望了一眼，回头继续看财经周刊。

今天是假日，用过早餐后，颜素涓出门去买菜，两个人坐在客厅看书报。

“没什么……”他本来不太想说，想了想，他望着

堂叔，“叔叔，你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假日是跟父母在一起的吗？”

“不是，我跟你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有什么事？”他放下周刊，注意力集中过来。

邵春天扯皱眉，“今天本来的好几个同学去玩，结果他们忽然说要跟父母去度假，我真搞不懂，明明都大我两三岁，为什么那么黏着父母？又不是小孩子了，说好的事情轻易变卦。”

邵子秋缓缓扬起嘴角，这孩子其实比较在意的是假日能跟父母一起去玩这件事吧？他有时是挺爱逞强的，这点就跟颜素涓一样……他拉下嘴角，深邃的眼底覆盖一层忧郁，他随即狠狠地扫去脑海中那一张恼人的笑靥，不再去想，目光拉回孩子身上。

“既然都这样了，你今天就陪我好了……或者，我们约你妈妈去玩，怎么样？”即便是假日，他那堂哥也很少在家的，他想在这孩子的心里面，多少也会感到寂寞吧，不管心智再怎么超龄，终究只是个孩子。

“嗯……好啊。”

看见他亮了眼，一脸兴奋又不太敢张扬，邵子秋笑了笑。

“那等你妈妈回来，我们到外面吃饭好了。”今天

奶奶也不在，家里就只有他们三个。

“也好。”这张小小的脸笑起来，依稀有颜素涓的影子。

邵子秋别过头，继续摊开那本财经杂志。

外头猛然传来激烈的煞车声，任谁都听得出来那是用不要命的速度开车下没有减速就煞车的结果，而且那是颜素涓开的车子。

刺耳的声音一进来，两个人都从沙发里跳起来，才到玄关而已，看见颜素涓捂着嘴，脸色白得吓人冲进来，还险些和孩子相撞，是邵春天闪得够快，眼看着他母亲没换拖鞋就跑进去了。

“妈……”是怎么了？

邵春天还愣在那儿，邵子秋马上跟上去，在她的身后，看着她跑进厕所——

“呕——呕……”她对着马桶猛吐，把才下肚的早餐全给吐个精光。

邵子秋不知道她发生什么事，帮她轻轻地拍背，拿毛巾给她，看见她青白的脸色，他一颗心悬着，眉头打起深结。

“还好吗？我送你去医院。”

颜素涓只是摇头，在马桶面前跪坐了下来，还是

不停地吐，当胃里不再有东西，她变成干呕，就是止不住那拼命想吐的感觉。

“素涓……”他拉着她，居然不知所措。

“妈妈怎么了？”邵春天跟进来，看见他妈妈那个样子，心情跟着紧张，脸色也跟着发白。

“……我去叫医生。”邵子秋马上站起来。

“不用……”颜素涓伸手拉住他，反正已经吐不出东西来了，她拉着邵子秋的手把已经虚软无力的身子撑起来。

“……你看起来很严重。”他扶着她的身子帮助她站起来，宽厚的胸膛借她靠着，手臂也借她支撑，他凝重的脸色显露担心。

“我真的不要紧……”她看见她的孩子那吓坏的表情，勉强撑起嘴角，“我没事的，别担心……”

“妈妈……去医院啦。”

颜素涓摇头：“子秋……麻烦你抱我到床上去……我走不动。”

邵子秋瞅着她闭上眼睛的死白脸色，揪着一颗心将她抱起，走往二楼的同时，他喊住跟上来的孩子，“春天，去打电话找余医生来。”

“……好！”邵春天马上又往楼下跑。

他抱着她走进房间，小心翼翼把她放在床里，到浴室去弄了一条湿热的毛巾出来，帮她擦着脸，希望恢复她的血色。

“……为什么突然发生这种事？你是怎么了？”

她张开眼睛，看见他忧心的表情，知道他关心她，眼眶忽然一热，再也止不住满眶的泪。

“……我看见相思了……”

邵子秋一怔，眼神显出微怒猜测：“……和堂哥一起？”

“不是这样。”颜素涓像是深怕他误会了邵中扬和相思的为人。

“那是怎么样？”她那止不住的眼泪一滴滴都流进他的心坎里。

“……她带着……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女孩。”

她眼神里的痛苦刺疼了他，他随即明白她的意思。

“……你会不会想得太多了？也许只是——”

“那孩子叫她妈妈……长得像……中扬。”她闭起眼，泪水从眼角滑落，她用力捂着嘴。她也希望不是，她也希望……

邵子秋全身僵住，久久——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子秋，我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她沉重的身子像绑了铁块，她的心比她的身躯更重、更累……满满的心悔和愧疚压得她要窒息，她再怎么吐，也吐不出肿胀的疼痛感……



雨刷上上下下拨着，拭不完的雨水像她不止的泪水……

那双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紧，几乎咬断了牙！

丢在旁边座位上的牛皮纸袋里，装着一切她想要的答案，关于那个小女孩，就如她所想的，的确是他堂哥的孩子，而且……是一个失明的孩子，相思一个人扶养！

她如果知道这一切，即使已经有心理准备……也会崩溃吧？

他其实知道她看完这份文件后，将会作的决定，这份文件——会结束她和堂哥的夫妻关系！

就躺在他身边的文件，由他决定她的幸与不幸……若是要让她好过，他是该按下车窗，现在就把纸袋扔出车外，毁迹在雨里的……但是！他呢？他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他能放弃吗？

他此时极度痛恨自己！在她这么悲伤的时候……

他的私心居然这么重！

他猛然抓起纸袋，打开车窗——

雨柱打落在他脸上，他紧紧抓着文件，不停和内心的魔交战……

丢出去了，那又怎样？这么多年来，堂哥曾经珍惜过她吗？

就算她深爱堂哥，就算她无法失去他，就这样过一辈子，她真的幸福吗？

真正为了她好，就不要隐瞒事实，告诉她吧。

她的幸福，由他来给她，他明明能够好好爱她，能够给她满满的幸福，为什么不呢？

他不是没有为她和堂哥婚姻尽力过，他放弃自己的兴趣，跑去邵氏帮他堂哥的忙，不就是希望他堂哥多把时间放在家里，放在他的妻子身上，结果呢？他只是闹出更多绯闻！

这么久了，他爱她这么久了，为了守在她身边留在这里，除了她眼里不曾再容下一个女孩子，他难道还要再等待吗？

除了他，还有谁比他有资格来爱她……

——该死的！

——就算要他把灵魂卖给恶魔，他也要得到她！

她的不幸，他会好好收拾，用他的爱来弥补……

……她的不幸，会只是短暂的，他会给她永远的幸福。

……会的。

他放下纸袋，关上车窗，往回家的路上。



关起书房的门，她在沙发坐着，拿着文件的手在抖，整个脸是白的。

他狠心别过头，不去看，更不忍看，他拼命说服自己，她的痛苦只是一时的，是短暂的，等她撑过来，等待她的会是更光明的未来，她应该有更灿烂的未来的。

外面下着雨，灰茫茫的天空照不亮室内的阴暗不清，空气仿佛停止流动，时间也仿佛就停住了，他望着窗外，整个心思放在身后人儿身上，哪怕是她有一点呜咽的声音他都能听到，但是没有……

她没有一点声音，他听到的，只有他心虚的跳动声。

许久、许久……他终于回头去看她。

她还是坐在那里，还是那个姿势，只是手不抖了……脸还是白的。

“素涓……”她哭，他还比较好过。

“……奶奶很疼春天，我如果带走他，会伤了奶奶的心……不带他，我会很伤心。”她低低的轻轻的声音像一颗冷的死的心，只是做了抉择后却还有割舍不下的一块心头肉。

邵子秋像狠狠被猛雷打中，有一度，他的确后悔了没有把这份文件丢掉。

只是，做都做了……

“……你已经决定了吗？”

她缓缓抬起头来，清亮的眼睛凝望他，也许，她在想，从她认识邵中扬以来，现在才是她最清醒的时候吧……她也该醒了……

“在我嫁给中扬的时候……我二十一岁，我曾经许下两个愿望：第一个是期许我们白头偕老。第二个……是试着不那么爱他。”

“为什么？”

“深爱一个人，是会失去理智的，反而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来……不那么爱他，我才能放他自由。”

……深爱一个人，是会失去理智的，反而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来——这些话，每一个字都像刀切割着他的心。

他是不是也——同样伤害了她呢？

在他可以抉择的时候……他依然选择了伤害她。

他能够乘虚而入，对她表白吗？……他怀疑，他现在还有这份莽撞直闯的勇气。



颜素涓把离婚协议书连同相思的地址给了邵中扬，告诉他，相思离开他时已经有了他的孩子，她到现在还是单身，该是她把他还给相思的时候了。

她很冷静，望着脸色灰白，一时间难以恢复过来的丈夫，她淡淡一笑，“谢谢你把这么美好的一段时光给了我，现在，你已经可以不用担心我了，我有自己的事业，也有不错的收入，我已经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了……中扬，你可以放心地放手了，我不再是你的责任了。”

“素涓……”相思有他的孩子，相思有他的孩子——天！

她知道，他现在已经听不进她的任何话……她缓

缓垂下目光，笑容抖动了一下，又很有精神地撑起，她过去拿笔，握起他的手，“……来，签吧。你该去找她了，她为你生了一个很美丽的女儿呢。”

他的手僵硬，努力在把整个飞出去的心思拉回来，望着颜素涓，望着她的笑容，他的心扯痛，他这辈子，还是注定要辜负她吗？

她微微眯起笑眼，扬着嘴角，“我想你别说任何话比较好，我应该差不多可以猜到你会说什么，毕竟我们也做了十多年夫妻嘛，这点默契还是有的。而你也应该知道我不是那么脆弱的，我已经规划好未来的路了，我和贝师傅打算再开一家分店，接下来可忙着了。”

“……我知道你很坚强。”

“……是啊。”

“素涓……春天呢？”

“……我明白，我不会让你为难，我也不想让奶奶难过……我……我把春天留给你，也请你……为他多留一点时间吧。”要把这些话说出口，天知道她已经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又一遍，可一旦说出口，整个心还是痛苦得几乎死去。

“素涓……”

“你签吧。”

签……十多年夫妻，难道他真的完全没有感情吗？

“……你让我考虑。”

她缓缓扬起嘴角，“中扬，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很高兴你没有感到如释重负。真的，就够了……你签吧。”

他紧紧握着笔，望着她坚定的眼神，他的心有莫名的疼，莫名的恼怒……

尽管心里知道她会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他，但是十多年夫妻……为什么她能这么潇洒？为什么一直要他签？她不再爱他了吗？

他一咬牙，在那张纸上签了字——

从此，不再是夫妻。

……为什么他的心，会那样疼痛？上一次结束和相思的婚姻时，有这样痛吗？

他猛然回神，决定要把那张纸揉掉——

它却已经被一只伸过来的手给拿走。

邵中扬回过头，眼神诧异疑惑，他望向书房的门，刚才没关吗？

“子秋……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一直就在门口。堂哥，你不是一直很忙吗？这

个就由我来交给律师去办吧。我祝福你 and 相思。”邵子秋收起文件，拉起颜素涓的手，“走吧。”

望着他们的背影离开，邵中扬满心疑惑，子秋……他怎么能牵素涓的手？不愉快的感觉在心里满涨。



“妈妈，你不带我走吗？”

他虽然十二岁，但是他知道离婚是怎么回事，他母亲将离开这个家，而他无法挽回父母亲所作的决定，只是，他起码可以决定他要跟谁吧？

“春天，妈妈如果带你走了，以后谁来陪曾奶奶下棋？”

“可是，你不带我走，谁陪你？”

“……妈妈还这么年轻，以后我们还是有很多时间可以在一起，妈妈也会经常回来看你。可是曾奶奶年纪大了，我们应该要好好把握能够孝顺她的时间，你说是不是？”

“我知道，可是妈妈……”

“春天，以后妈妈不能够孝顺曾奶奶了，你要代替妈妈好好照顾曾奶奶，你已经十二岁了，妈妈相信你



可以做得很好。”

“妈……”

“还有……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妹妹吗？现在你的梦想成真了，以后妹妹来，你要好好地爱护妹妹，照顾她，保护她，知道吗？”

“……那妈妈你呢？谁来照顾你，谁来保护你？”

“……男孩子不可以哭的。”

“妈妈，是你在哭。”

“是吗？春天，我会跟你爸爸商量，让你偶尔跟妈妈住几天……所以，我们都不哭了好吗？”

“……嗯。”

“……妈妈交代你的话，你都记住了？”

“……我记住了。”

“……乖孩子……对不起。”

“妈妈，我会请子秋叔叔带我经常去看你。”

“……好。”

## 9

颜素涓搬出了邵家，当年默默地进门，不曾有风光的婚礼，不曾宴客，不曾受到祝福，如今出这个门，她却让这个家里的人掉了许多眼泪。邵家奶奶知道这件事，红着眼眶直摇头，给她的长孙邵中扬的只有一句话：“放走了她，你会后悔的。”

颜素涓在“厨房。”附近暂时租了公寓，打算要找房子。

在邵家，属于她的东西少得令邵子秋意外。他一直知道她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但是当她搬出要带走的东西时，几本从“厨房2”带过来的食谱，两箱子冬、夏衣服，一箱子的纪念物品，包括颜家奶奶留给她的遗物，就这些。她在邵家生活了十多年，当年带进来的东西也差不多就这么多了，十多年来没有增加什么……这是否意味，她始终只把这个家，当作是人生中的一个歇憩点，而不是终生的归处？那和堂哥的婚姻呢？是否，她早预料会有这一天？

所以她说，她的第二个愿望是，试着不那么爱他。

……她到底做到了吗？关于这第二个愿望……他始终没有勇气开口去问她。

家里，每个地方到处都有她曾经留下的痕迹，哪怕是客厅里一个精致的小花瓶，走廊的小茶几，玄关口，她特地去买的可爱型的拖鞋，餐厅里，咖啡杯、桌布、还有她前天才插好的花……她才搬走一天而已，他已经如此思念她。

每天晚上，习惯和她说说话，偶尔在阳台，还可以听到她在房里的声音……这个晚上，寂寞像黑夜侵袭他！

她现在在做什么？一想到她可能躲在家里哭泣，他就坐立不安了，他是想给她一个独处的夜晚，忍着不去找她，但是……

邵子秋拿起车钥匙，终于按捺不下忧心她与思念她的心情，开车往她租的公寓去。

……她其实一点都不坚强，她只是爱逞强罢了。做了她十多年丈夫的堂哥，居然认为她很坚强，他几乎压抑不住狠狠打他一拳的冲动！

经过“厨房 2”他习惯地总会望一眼，不经意发觉，早已经是非营业时间了，铁卷门还没拉下，里面

还亮着微弱的灯……他猛然煞车，倒车停到门口。

他走下车来，叶片式的米色窗帘遮去里面的情形，以为门应该锁着，他还是轻轻试推，却让他推开了。

邵子秋扯起眉头，走进店里，在角落的桌子发现她。

“素涓！”他的心猛一刺，很快走近，她倒在桌上，周围全是酒气。

凌乱的桌上有酒瓶，洒掉的酒和倾倒的酒杯，她明知道自己没有一点酒量，却还喝酒，到底——在她的心目中，他的堂哥真的那么重要吗？

那么重要……让她痛苦到必须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才能不去想他吗？他望着那瓶剩下不到一半的白兰地，神色阴郁而沉重……他转身，去拿了一壶开水往她的脸上泼去。

冷……好冷……

颜素涓猛一震，终于睁开眼睛，脸上不停淌下的水流到眼睛里，她眨了眨，试图甩掉不适的感觉，“……下雨了吗？”

“你还没醒？”邵子秋沉郁的脸孔凑近到她模糊的视线前。

“……子秋。”他扩散的轮廓渐渐在她的眼前成型，

她的目光瞥到熟悉的店里微弱的灯光……她缓缓意识过来，不悦地揪着眉，“你泼我水？”

“看样子你还不至于醉得一塌糊涂。”看见她这么糟蹋自己的身子，他的火气在她之上。

“我才没有醉！……你回去可……不准跟中扬说……”她抓着他的衣服，把他拉近到她看得清楚的距离……可是，他怎么变成两个人？

他紧绷着脸，整个鼻息间全是她的酒气，恼着拉起她，“我送你回去！”总是记着、惦着的永远是她那个惟一的男人，她以为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吗？在她的眼里他——

“该死！”

他扛起她，把她塞进车里。

“我皮包……钥匙……在办公室……我要关门……”她像是忽然想起来，摇摇晃晃着要下车。

“你坐好！我去拿。”他把车门上锁，回到店里帮她找皮包，拿钥匙，帮她拉上门。

回到车上，她不知道是睡了还是醉了，邵子秋叹息，开车送她回到公寓。

她住七楼，里面的家具、衣柜和床都是现有的，他把她抱上床，帮她脱掉鞋子，弄了一条热毛巾帮她

擦拭。

“……中扬……”她闭着的眼角缓缓落下泪来。

“……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忘记他？”邵子秋躁郁地凝视她，帮她抹去眼泪，用热毛巾擦拭她细白的脖子和胸口……

她灰色的棉质T恤湿了一截，不知是汗水还是酒，邵子秋扯起眉头，眼神和手都犹豫……他只是担心她会感冒……只是这样而已……不会对她做什么……

他在床沿坐下，抱起她的上身，她软绵绵的身体东倒西歪，最后头靠在他的怀里，他拉起她的衣服，从头上把她的衣服脱下来……手一触摸到她光裸的微渗着水气的背部，他的呼吸急促不稳……她下次再喝这么醉，他绝不会再管她！

该死的烂摊子！他不敢解开她的内衣，面对她，他从来就不认为他能有强大的自制能力，只是她不知道罢了。拿起毛巾，从她的后颈开始擦拭，一直到整片白皙的雪背……

他的眼里明显有拼命压抑的欲火。

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在他的怀里乱动，还把两只手臂绕到他的后颈，紧紧抱着——

他一震，全身火热而僵硬，紧紧咬着牙，试图不

吵到她拉下她光裸的臂膀……

“不要……”她的唇角贴在他的颈窝间，眼泪触到他的皮肤，两手仿佛抓到依靠一般不肯放。

……他不是邵中扬！邵子秋的心在撕扯着，分裂着，理性很清楚她把他当成了谁，无情的欲望却不停止侵袭他。

“……你再不清醒一点，就别怪我吃了你！”他强忍着欲火拉扯她的手，恼火地用抱怨企图化解难以忍受的气氛。

她缓缓睁开眼，抬起头望进他深邃的眼，“……连你也不要我吗？”

心脏猛烈跳动希望的火光，他的眼里点燃火热的光芒，直望着她淌下泪水，听她低泣的声音……

“……你知道你现在……跟什么人说话吗？”他沙哑的嗓音说明他的理性随时在崩溃的边缘。

她的唇靠近他，亲吻他紧闭的唇……一下，又一下……

“素涓！”她可知道她在吻谁？天要亡他吗？她的唇如此柔软……他紧握她纤细的肩膀，僵硬的手臂无法战胜邪恶的欲望，他终于无法推开她。

“……不要离开我……不要……”她紧紧靠在他怀

里，寻求依偎的肩膀，寂寞的唇不停止对他需索……

“……我是邵子秋，你知道吗？”他低喊，渴望她的吻又难以忍受她心里想着的男人。

“子秋……知道……当然知道……别离开我……”  
谁都好，不要离开她，不要放下她……

她不顾一切亲吻着温暖的皮肤，感觉一个结实强硬的胸膛安全足以依靠，她的吻落在一个属于男性的喉结……缓缓往下……

“素涓……”他痛苦地呻吟，想拉回理智的双手像着魔似的推不开她……

就这样吧，让一切发生，让她属于他……从此属于他……一个充斥着魔力的仿佛鬼魅的声音不停诱惑他，要他不计后果。

他知道她醉了，她醉得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明天一醒来会后悔，也许他也会……不！他不会，他一辈子只要她了，他等了这么久才能够拥有她，他不后悔！

素涓，我不让你后悔，绝不……他不再压抑深情的火热的眼神终于正视她迷人的身体……

“不要，不要离开……”她渴望他的心跳，他的温暖，他所提供的安全，一刻也无法远离。



“我不会离开你的……更不会让你离开我。”他俯下身！两个人陷进柔软的床里。

“……叫我子秋……”

“子秋……子秋……”她迷蒙的眼依稀看见一个熟悉的轮廓，看见一个满意的笑容，她感觉有一双温柔的暖热的手在她的身上抚揉……她好喜欢这种感觉，她好像快要融化……

“素涓……我爱你！”他不再克制对她的强烈渴望，热吻着她……像是一道对他的诺言所做的印证手续，在她身上留下一个个火热的印记……

“嗯……”

夜深，月沉了……

这一夜，她终于不再孤单，不再寂寞……



她的头好痛！

她后悔了，她不该喝酒的！

……几点了？她勉强撑起眼皮，努力集中模糊的焦距，光线不是很亮，是窗帘拉着……那块布料……这天花板好陌生哦……啊，对了，是她刚搬进来的公寓，那么她是回到家了……她不是在店里喝酒的吗，

她怎么回来的？

……头好痛哦！不想了。她得起来吃个药……奇怪，她昨天没做什么事，为什么全身酸痛得爬不起来……等等……她缓缓举起双手看了看，明明两只手都在这儿，那她刚刚摸到的那只是谁的……放在她腰际的手——

天！她吸一口气又屏息，一下子宿醉全醒过来，她半带着祈祷低头，依然看见了一只搁在薄软的被子上的大掌紧密地贴合着她的曲线，而——她抖着手掀开被子，她赤身裸体……什么都没穿！

脸色迅速刷白，全身僵硬！

“……你醒了？”他缓缓张开眼，一双手不放地将她给勒抱住，像是怕她不认账，不，他就是怕她不认账，而他从此不愿再放开她。

“——子秋？！”她低喘着气，挣扎着转过身来，不敢相信的眼神望进一双深邃深情的眼里，她的脑袋顿时一片空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怎么会——

“……你要我说吗？”他从她饱受惊吓到愣住的眼神里读出讯息，直接反应她的疑问。

从她完全想不起来发生什么事的情形里，她惟一

知道的是她昨晚一定醉得乱七八糟，而从他理直气壮的眼神里……该不会……是她……

她的脸色如死灰。

“……是你对我要求的。”他低哑的嗓音证实她的猜测。

她惨白的脸僵硬，神色更是无地自容……是梦吧？也许她还在做梦……

他拥紧她，贴近她的唇亲吻她，残忍地打醒她的美梦，她休想逃避现实。

她猛地从错愕中惊醒，“邵子秋！你……你怎么可以……”她捂住嘴巴，眼睛对他瞪得好大。

他认真地望着她，“……为什么不可以？”

“我、我是你——”

“你已经离婚了，你现在是一个单身女人。”

她猛然一怔，脸色一黯，“但是……”

“素涓，你真的迟钝到——从来就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吗？”

她一僵，心虚地避开他赤裸裸告白的眼神，努力平复满心的慌乱和不安，“……让我起来。”

“……不管你过去是否知道了，你现在得知道，从我选择留下来开始，你已经在我的心里了，这么多

年——”

“子秋！”她脸红耳热，一想到她才刚离婚而已，就和……他是中扬的堂弟啊！她怎么会这么糊涂，怎么可以让这种事发生……居然她的心还……

“素涓，我从来不敢奢望你会成为我的，我无法把你当作是我的堂嫂，但是我也不曾越界，只是因为我太在乎你，我知道那么做会让你远离我，我本来只想默默守护你，如果堂哥能够珍惜你——”

“子秋，我拜托你别说了……”

“是他放开了你，让你到我的身边来的，素涓，我的感情已经到无可压抑的地步，我爱你。”他轻抚她的脸，不让她逃避他的目光，他就是要她正视已经发生的事实，要她面对他的感情。

尽管泪水一下子模糊她的眼，他含着满满深情的眼神早已经印入她心底深处……她胆怯的手只在他的胸膛，无论如何都推不开他的贴近……她缓缓举起手，缓缓握成拳，胡乱地捶打他——

“就算我喝醉了，你应该阻止我的！你怎么可以让这种事发生！我一直把你当成最重要的朋友和亲人，这样——我以后要怎么面对你、面对……”

“呜……”她住了手，一脸苍白地痛哭。

紧紧环抱她的手僵硬地松开，心里明知她的感情一直属于谁，他在她心目中所在的位置，但是从她的口里说出来，还是很难承受的打击——

“……亲人和朋友吗？我让你——很难再面对我堂哥，是吗？”他热情的眼神从沉痛到冰冷，转身下床套上衣服，他背对她：“到现在你还一心一意抱着满怀希望等他？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要离婚？你想欲擒故纵，等他恍然大悟，原来爱的是你这个枕边人？你还在等他回来跟你求爱吗？”他冷冷的语调回过身来向她丢掷——

她受伤的眼神狠狠刺入他深爱她的心，结果，他无情的话只是让他的心更伤痕累累……

他不再说话，沉默地穿回衣服。

她爬起来，用被子包裹自己，从衣柜里拿了一套衣服走进浴室里。

……两个人之间，只剩下冷冷的水流声。

……如果是在美国，他真的很想——一枪毙了自己！

邵子秋紧紧握拳，他该死的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他找了张纸，留下一些话以后，转身离开。他现在无法冷静面对她，与其留下来伤害她，那不如

让他受伤好了，让无法得到答案的他，把思念她等待她的煎熬做为对他的惩罚吧。一天、两天……他给她三天的时间吧。

当她洗去一身的慌乱出来，冷清的房间不再有他的身影，只有凌乱的床还有躺在地上的衣服证明他曾经存在过，和已经不可磨灭的事实……

她还是松了一口气吧，因为还不知道她该怎么面对他，如果他硬逼着要一个答案……她低头，从化妆台上拿起梳子她放下——梳子，拿起旁边那张纸，刚硬飞扬的字体是他的字迹……

不该说那些话伤了你，对不起。

但是昨晚发生的事，我不会道歉的。

如果你记不起来昨夜我是怎么爱你，你的身体可以为我的感情证明……你身上已经满满是我的烙印。

你看得到的，只要你肯张开眼睛来看。

素涓，我等你。

邵子秋

她发抖的手紧紧抓着衣领，滚烫的身体止不住颤抖，面对镜子，她白皙的脖子上都是他留下的吻痕！

她苍白着脸别开眼。

他怎么可以这样……她根本毫无心理准备，教她

怎么去看……张开眼睛，是他说的那么容易的吗？怎么不站在她的立场为她想一想？这么突如其来——

……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敢奢望你会成为我的，我无法把你当作是我的堂嫂，但是我也不曾越界，是因为我太在乎你……

是他放开了你，让你到我的身边来的，素涓，我的感情已经到无可压抑的地步，我爱你！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她缓缓低下幽黑的眼神，眼泪一滴一滴落在纸上，他飞扬的字迹像她激荡不已的心情渲染、扩散开来……



酒醒了。

当黑夜再度来临……

身上洗不去的是他留下的痕迹，模糊的记忆里有他的低喃……我不会离开你，更不会让你离开我！素涓，我爱你……我爱你……

她紧抱着自己，止不住狂跳的心和绯红的脸热。

可是她还是抛不开他们曾经的关系，他始终是邵

中扬的堂弟，是她孩子的堂叔，而且他……一直都知道她深爱邵中扬的事实……

她的心很乱，她根本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一切复杂的关系，更别问她对邵子秋的感觉……她自己也理不清啊！

一直去想，只是让她感觉自己是个乱七八糟的女人！一下子爱着邵中扬！一下子她又不断地摇头，止不住对自己厌恶的感觉，更甩不开那对深情的眼神对她赤裸的凝视！

……她真的有必要，暂时地离开一下下。

可是，她会很想很想她的儿子，怎么办……

邵子秋……都是你，我讨厌你！

## 10

搞什么嘛！把她这个“厨房”和“厨房2”真当成他们家厨房了呀！她简直会被这一对堂兄弟给搞疯了！

“贝老板，你有必要这么气呼呼的吗？人家来者是客耶，何况一个俊，一个帅，有他们在的时间，店里



天天大爆满，外头天天有人喊经济不景气，我们这些员工这一年来，每个月红利都拿得不知道该怎么去花了，再来年终就靠他们了，你这大老板就算赚够了也别挡人财路嘛。”难得偷了一段空档，店里的资深员工，颜素涓后来培养的大厨斐情忆坐到了老板办公桌上，跷着二郎腿，剥着香蕉吃。

“……我说呢，怎么你们一个个这么为素涓守口如瓶？哼，原来是为了顾自己的荷包！”亏她这个年到半百依然风韵不减当年的贝老板，真是一个架子都没有的，才会让自己的员工爬到她桌子上来。

“唉唉唉，您这个话要给外头一堆员工听到了，是会竖起白布条、去申请游街来跟您抗议的。我们这些员工一路跟着颜老板走过来，一个个都对她有血有肉有感情，既然都答应她不泄漏她的行踪，当然得把嘴巴缝起来了。请更正您的话，说我们是有情有义的好员工，好吗？”

“你要是让我连前天晚上吃的螃蟹都吐出来，你就得去拿扫把来给我清理干净！”恶心死了！怎么这个“厨房”是造了什么孽啊，尽是一些给她找麻烦的员工！

“……贝老板，如果连前天晚上的螃蟹都还在你的

肚子里，那……你还真的是需要去看医生了。小羊那里有征露丸，你要不要先吃几颗？”

“给我死出去！”

在贝老板丢东西时，斐情忆已经塞下满口香蕉，跳下桌子逃出去了，在门口还身手利落地闪过一个人呢。

而那个扔在老板桌上被老板拿来扔她的香蕉皮，则以漂亮的弧线差点掉在一张冰冷的脸上，还好他眼明手快。

邵子秋扯起眉，把接到的香蕉皮丢到垃圾桶里。

贝老板一见到他，马上头痛得抚额，低下头去。死斐情忆，这种时候就知道要溜了！

“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告诉我她在哪里？”他低沉的嗓音充满思念和沉痛，对她选择以逃开他来做回应，他发誓让他逮到她，一定要找一条铁链把她紧锁在身边！

怎么她就不能够眼不见为净吗？贝老板歹命地抬起头来，“你们兄弟说的话怎么都一样？根本不是我希望怎么样就能够告诉你们的问题，是素涓她不想再见你们——尤其是你，我一提起你的名字，她就气得咬牙切齿，她说都因为你，害她见不到她儿子，她说她

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这我能怎么办？”

“……是为了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所以不能见她儿子？”

贝老板忽然整个背部平贴到椅背上——干吗啊！那张冰冷的脸忽然笑起来，他不知道那样很恐怖吗？而且笑成那样……

“对、对啦，她是这个意思……呃，虽然她是这个意思，不过你也别太难过啦，也许她只是为了‘吃食’忙得没有时间回去——喂，你要走啦？”下红雨啦？今天怎么这么好打发——他该不会难过到想不开，跑去顶楼给她跳楼吧？

那可不行啊！

“喂，等等，你别走啊——呀啊！死情忆，你别突然冒出来行不行？”跟他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对她这个年纪的心脏实在不好。

“没有啊，老板，我只是很奇怪，你不是一向巴不得他不来吗？还叫他回来干什么？”

“唉啊，你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些话刺激到他，我是怕他跑到咱们楼上去跳楼，那会给咱们的店带衰的！”

“哦，所以你想叫他到别处去跳。”

“对——你个头！我看起来像你那么坏心吗？走开！”

“老板，从你身上我才发觉原来人老了脑筋真的是会退化的，想想你以前那么精明，现在……唉，居然这么不开窍……难怪你到现在还嫁不出去。”

“——你今天是打算气死我，好接收我的店是不是？”

“……这倒是一个少奋斗一千年的方法，那你记得遗嘱要拟好，遗产税我会缴的。”斐情忆笑嘻嘻地躲开了抛掷过来的垃圾桶，“您别怪我要说您老人家了，任谁都看得出来痴情种先生那一张脸根本不是在难过，人家是开窍了好不好，也只有您这个老糊涂才会跟着颜老板一起摆糊涂。”

“……不是难过？他开什么窍？是看开了，要放弃素涓了吗？”

在这么不景气的年代里，也只有“厨房”，才看得见一个员工敢对老板翻白眼吧……

“你真的很笨耶，老板。你刚才那些话已经泄底了居然自己还不知道？人家那个痴情种都听出来，颜老板要不是太在乎他，哪里还会躲得他远远的，连自己最思念的儿子都不敢回来看。啊！对了，你糟了，刚

才连‘吃食’都说出来，你泄漏了我师傅的去处。”

“……谁笨还不知道呢。素涓自己说的，她是讨厌他才不想见到他。我刚才有说吃食吗？不过我又没有说那是什么东西，他不会想到的啦。”

“老板啊，再跟你多说两句连我都会跟你一起变笨了，现在‘吃食补习班’在北部可是赫赫有名的，谁会不知道啊。话又说回来，你想想好了，颜老板那种个性你曾经听过她有说过讨厌谁吗？而且如果不是那么爱一个人，回来把话说清楚不就得了，有必要躲人躲到连最宝贝的儿子都不敢回去看吗？这很明显证明在颜老板的心目中痴情种先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真是，猪脑袋都想得到了。”白眼，再加上同情的白眼。

“斐情忆！你不要以为我不敢开除你，你偷听别人谈话就算了，还敢就这么给我嚣张——”贝老板怔住，困扰的眉头又打结。怎么才走了一个又来一个？

斐情忆一见老板的脸色，不用回头都知道后面站着谁，站直脚步弯了一个足九十度的鞠躬，正经八百说道：“老板，您有客人，那么我先出去了。”

怎么样，她这个敬业的员工起码还晓得在外人面前给她做做面子哩。她眨了一下眼，回头对邵中扬礼

貌式的微笑，才有礼的走出去。

“等等，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斐情忆给揪住了衣领，提了回来，面对一张成熟的帅脸挂着阴霾，她摆起无害的甜甜的笑脸，“邵大先生，不可以哦，连小孩子都知道躲在门边偷听别人说话是很没道德的事哦。”

“斐情忆，那你真的是比小孩子还不如呢。”贝老板两手抱着站在她身后，眼看她被揪着，一张脸都笑眯了。

斐情忆收起笑脸，转过头来，“老板，你不知道面对外敌的时候不该起内哄的吗？你到底哪一党的啊？”

“你管我哪一党，反正不会是跟你这个小土匪同一党。”

“快告诉我。”邵中扬这一年来，不停在打探她的下落，十多年来他以为他还爱着相思，直到见到相思和她的情人有了幸福，他才懂得自己的心，和素涓十多年夫妻，原来他早已经深深爱上了素涓，是他太傻，让素涓等了他那么久，他一直知道素涓是深爱着他的，也许就是因为知道这一点，让他太放心……素涓，已经不再爱他了吗？

斐情忆回过头来，他实在太高了，她只好踮起脚

尖，同情地拍拍那个高大的肩膀，“邵大先生，刚才你听到的那些话呢，都是实况转播——实况转播你懂吧？就是真实报导，所以，我劝你还是看开吧，如果要吃香蕉皮的话，这里刚好有剩下的。”垃圾桶里。

邵中扬眉头深锁，放开了她，转身离开。

“……看看他那个脸，还是不打算放弃耶。”斐情忆摇了摇头，望着那个孤孤单单的背影远去。

“你真的是很没礼貌，叫什么邵大先生？”贝老板轻斥。

“他是邵氏集团的大老板啊，简称邵大；痴情种先生呢，本来是简称邵二啦，不过痴情种最近已经脱离邵氏了，爱美人不爱江山哩，痴情种不愧是痴情种。老板你不可说我没有礼貌，我都有加上先生两个字啊。”她取的别号可都是有口皆碑呢，在店里可都是有申请专利的。

“你出门别说是我‘厨房’的大厨。”贝老板直摇头，转身回到位子上，忽然又回头，“你刚刚说素涓爱的人是痴——邵子秋，你很肯定对不对？”

“那当然了，我还敢挂保证呢。贝老板，你哦——”

“等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让邵中扬给听到

了，你还很明确地给了邵中扬答案，对吧？”

“……对啊，那有什么关系？”奇怪，她好像嗅到一丝不对劲耶，贝老板葫芦脑里卖什么豆腐药？

“跟我是完全没有关系，因为话都是你说的嘛，连‘吃食补习班’你都说出去了，还在北部咧。你只要好好想想怎么去跟素涓交代你泄漏她的秘密就可以了。”贝老板凉凉地笑了笑。

斐情忆瞪起眼睛，这会儿完全明白她中了这老狐狸精的奸计，“你好贼哦，原来早就让那两个人去互相残杀，你怕颜老板找你生气，就设计我！你休想啦，我要告诉颜老板，是你先告诉痴情种先生的，那个话明明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咦？我可是根本都不知道素涓爱着谁呢，而且我也只是把‘吃食’说漏了嘴，我是‘不小心’说漏了嘴哦，顶多为我的无心道歉而已。在北部的补习班可不是我说的，这些你都可以为我做证明嘛，刚才我不是还被你骂笨吗？你聪明呢，什么都猜得出来，我老啰，脑筋哪里转得过来啊。”贝老板闲闲地坐回位子里，吹着凉凉的冷气。

斐情忆翻起白眼……完了，她会被冠上“背叛师傅”的罪名——



“你行！我承认你是辣姜老狐狸精——记住，这就是你以后的别号！”啊，可恶！

“砰”！

死小孩，还敢给她踹门。

不过真好哩，解决了一桩麻烦事，又保住她当初信誓旦旦会帮颜素涓保密的誓言。唉，谁会晓得这两个男人这么烦啊，再说……其实这一年来大伙儿都看得出来了，两个都对她很真心啦，就看她自己怎么抉择了，反正总要有一人受伤的。



吃食补习班，帮助创业、转业，全年招生中。

在市郊一处僻静优美的地方，一栋不起眼的两层楼的大房子，外头用矮树筑起围墙，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里面种着许多不同种类的蔬菜，而朴实的招牌就直立在任何人都可以出入的大门口。

有个人顶着太阳戴笠帽在小园子里工作，是听到了外头有车声停下来，不过她想把手边的工作先做完，一直到看见人家已经走进来，她也差不多完成，就站了起来。

“先生，您是来报名……”呃，好帅！外头停的那

辆车名牌耶……应该不会有人开着名牌跑车来这里学习吃食，准备转业或创业吧？好帅哦。斗笠下一张小小的黑脸孔拼命眨着星星，两只手摆在胸口交握成拳。

“颜素涓在吗？”冷冷的脸孔产生狐疑，为什么她的身边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女生。

“我老师啊，她不在耶，她刚刚出门去了，不过马上就回来了，她说最近头痛，所以出去买个药，可是我觉得她常常头痛耶，也许她自己不觉得就是了。你要不要进来里面等啊，里面凉快多了，老师早上才煮了绿豆汤呢，还加了独特配方哦，一点都不腻口，冰冰凉凉的喝了很退火哪，给你盛一碗好不好？”这个黑黑的小丫头拉起帅哥的手直往屋里进去。

那双深冷的眼神疑惑地凝视她，“……你老师没教你，不可以随便让陌生人进来吗？”

“先生，你讲这个话很好笑哪，第一次来我们这儿的的学生哪一个不是陌生人，不让陌生人进来，我难道要叫他们站在外头写报名表啊？而且你一边说一边跟我进来，你这样奇怪的人我都不觉得你奇怪了，你还好意思用那种奇怪的眼光看我。”害她小鹿乱撞哪。说着、说着，她还是往冰箱去倒了一碗绿豆汤，“来，趁凉喝了。”

“……这里，做得好吗？”

“那还用说，好得不得了了呢，看你是要开餐厅、小吃摊还是早餐店，老师是什么都教的，不只是教煮食而已哦。包括成本计算、室内装潢，市场调查，反正包你赚啦。现在她的学生已经排得满满的了，这两个月她是没空档了，再来就得排两个月后了。你可不要看今天都没人，就以为咱们这里冷冷清清，今天咱们这里排休假啦，平常都是挤得满满的学生呢。工作场就在后面，很大咧，你要不要去看看？啊，对了，你是我们老师什么人啊？看你不像来报名的，你来找我们老师有什么事啊？”

她才说完，外头就有人以跑百米的速度闯了进来。

“啊！你真的找来了，完了，我会被师傅给骂死——不对，你这条应该是算在贝老板的账上，不关我的事。”斐情忆踏进门就险些被痴情种先生神速的反应和办事效率给吓死，走过来马上抓起那个黑黑的小丫头，“小啰嗦！谁教你随便放入进来的，还给他绿豆汤喝！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就是我跟你讲过的那个痴情种先生，就是我师傅在避的那个痴情种先生，你闯祸了你知不知道啊！”

“啊！原来就是他啊，可是你没有跟我说长得这么

帅啊，你又没有形容过他的长相，我怎么会知道就是他啊。”

“你笨啊，你不会先问问他是谁，一点警觉性也没有，遇到抢劫的看你怎么办？”

“我不会那么笨好不好，像他长这么帅何必去抢劫，当牛郎还比较好赚咧，你不是跟我说他在你们店里充当牛郎，让你们赚了不少，可是你们都没有让人家吃红——”

“小啰嗦！你真的很啰嗦耶，跟你说有些话该讲有些话不能讲，你怎么老是搞不清啊！我真会被你气死！”

邵子秋紧紧皱起眉头，耳朵快被这两个女生轰炸掉，他站起身，决定到外面去等。

他走出来，里头还在吵翻天，冷冷的脸孔抬起来，目光往外望。

……一年了，他思念她已经一年了，每日每夜她总在脑海里、在梦里折磨他——

“颜素涓！你敢再跑，我马上把这里放一把火给烧了！”他对着一见到他就转身要跑的身影愤怒地大吼。

那个剪短了头发，依然维持一身便装的女人犹豫了再犹豫，终于死心地叹了一口气，缓缓转过身来。

她一转过来，就马上朝他走过来，“邵子秋，你不要大放厥词，我看你敢不敢把这里给烧了！”

在猛烈的阳光下，他眯眼望着她，紫外线对她没有半点影响，从来就不曾晒黑过她的皮肤。在金色光芒里，她反而白得通透，迷人……她让他思念得这么紧，一年不见，居然一开口就挑衅他？

“……你这么说，等于是屋主同意放火，我是不会有罪的，我有什么不敢？”一年，仿佛停止跳动的心在她的面前又重新活了过来，他的心脏又跳了，带着兴奋和喜悦的催情愫热烈地活跃起来，他紧紧地握着拳，忍着抱她的冲动。

“你——”她不是没有看见他眼神里的……东西，他知不知道他这样看她，会害她一颗心跳得乱七八糟，尤其……有一年没见了，这对她的免疫能力很有影响的……她别开头避开了那双眼睛，“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师傅！是贝老板告诉痴情种先生的，这种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哦。”斐情忆拉着小啰嗦下水帮她撇清。

“……那你怎么会在这里？”颜素涓把目光转向，有松了口气的感觉，质疑地看着她徒弟。

“我、我本来是来通知你赶快逃的嘛，谁知道他会来这么快，都是小嘢嗦啦，是她放人进来的。”

“老师，她胡说，我看明明就是她自己泄漏天机，才会跑到这里来假装，要不然小斐才不会那么好心肠哩——”

“谁教你叫我小斐，我明明比你大好几岁！”斐情忆把怒目对上她。

“可是你老是叫我小嘢唆，我都没跟你计较了，你怎么这么大人没大量，难怪你到现在还没人要——”

“你才没人要咧！长得黑鸦鸦的，还学人家涂什么防晒油，还戴斗笠、拼命包自己，结果还不是黑鸦鸦，谁要你啊！”

“啊！说好了不可以攻击弱点，你不守规矩——”小嘢嗦一双凶目对上去，两双眼睛几乎碰在一起。

“我火大啦，你怎样？”

“我要告诉老师——”额头都碰在一块了。

“颜素涓在吗？”

“不就在那里吗？”烦耶！斐情忆把手一指，继续激烈战势，额头都快挤破了，“告就告啊，谁怕谁啊，你这个笨蛋，谁理你啊！”

“在哪里？”

“在那里啦！”小啰嗦气愤地嚷叫，知道自己吵不赢这颗小辣椒，决定搬救兵，“气死人了！老师，你看她一直在骂人——咦？老师咧？”不见了。她仰高头……这个帅哥好像不是刚刚那个耶。

“邵大？！你……你——死了，我会被师傅剥皮！”这桩祸就确定是她闯的没错了，虽然说是被辣妾老狐狸给设计的。她赶紧把他拉到旁边恶声恶气警告，“你！你要是敢告诉师傅是我带你来的，我就把你的肉一片片给刮下来做生人片！”

“哦——我听到了，你闯祸了，你死了，我要告诉老师。”小啰嗦马上安慰邵中扬，“你放心啦，她骗你的，她根本没学日本料理，连生鱼片都不会做，还生人片哩，骗人的啦。”

“你这个小啰嗦！”

“好，我以后不叫你小斐，我叫你小辣椒。”

“你没大没小——”

“还不是跟你学的。”

邵中扬举头望了望头顶炙烈的光芒……他还是自己进去找好了。



颜素涓本来是准备要调停两个小徒弟的战争，忽然被一只大掌捂住嘴，眼看着徒弟像两只公鸡忙着顶头互斗，压根就没空理她这个被半拖半抱押上车的可怜女人，她也只好停止挣扎，任他拖上车。

“你到底要把车开到哪里去？”这是往山上去的路耶，他想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做什么？

“……你记不记得我曾经提过要跟你殉情？”

她还记得，那是去年叫他去相亲的时候……他看起来像很专注开车，可是那个口气……他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认真？尤其是这种时候，提这种话题，颜素涓忽然觉得毛骨悚然，明明是顶着高高的太阳，她却仿佛觉得天空刹那间暗了下来，整个气氛变得阴森古怪，尤其这条路上连一辆来车也没有。

“这种事情可不可以别提了？”她全身鸡皮疙瘩都冒起来了。

“可以。反正……”他扯起嘴角，用诡异的眼光睇她一眼，“你应该有心理准备了。”

什——什么啊！他来真的？！颜素涓对他瞪大眼睛，“邵子秋！”



“怎样？”

他冷冷地斜睇她，那个眼神很明显就是在记她一年前“暂时离开一下下，而没有通知他”的账。颜素涓心虚地缩了一下，对这种暧昧不明的情况实在很不喜欢，跟他，从来都是有话直说的……

“你可以把车子停到路边吗？我们好好谈一谈？”也好啦，反正这一年来她也想很多了，虽然总觉得还不够有心理准备面对他，但是都已经被找到了，她也没有选择余地了。

“这里还不够高。”

颜素涓翻起白眼，实在一点都不欣赏他的“幽默”，“算了啦，反正要让我跟你死，起码让我再见我宝贝儿子一面我就心甘情愿。你既然要来，怎么不顺便把我儿子带来呢？”

“……春天啊，跟他妹妹在一起，不想来。”他存心地说。

“这个不肖子，我虽然叫他要好好爱护他妹妹，他也不能就把我这个母亲给忘了啊！年纪这么小，就懂得喜新厌旧了，看他以后娶了新妻，哪还会记得我这个老母。”真是寂寞。

“你别忘了那个孩子是你生的，你一年没有回去看

他，你想以他那到遗传到你的脾气，他会肯来吗？”

意思就是说，她的春天其实很想来看她，只是碍于面子，爱逞强罢了？颜素涓忽然转忧为喜。其实，她怎么可能不去看他，她总是会偷偷到他的学校，远远看着他，只是不敢泄漏行踪罢了。

邵子秋忽然把车子停下来，颜素涓一回神，探头往前面一看，立刻就把她吓得脸色发白——

前面……前面，就是悬崖峭壁！

“你……再后退一点啦！”她紧缩着一颗心脏，拼命拉住他的手臂，好像就要掉下去似的。

望着那双紧扯着他的手，看见她吓成这样……他还是把车子倒退了。本来是想狠狠吓她一下，让她体会她忽然失踪带给他的忧心和冲击，结果，他还是没有她狠心……唉。

他把车子熄火，让她安心。

“你怎么可以这样吓我，很过分耶。”一口气才松下，她火气就来了。

“……谁比较过分？”他转过头来，目光瞅着她。

颜素涓脸红了，烫着脸避开他的眼神，转身想下车，却怎么也打不开车门，她转头指控地看着他。

“……你再这样看我，别怪我把持不住。”他皱起

眉，口气相当认真，连眼神看起来都已经像在侵犯她。

她马上火红着脸转开视线，“你把车门打开啦！”

“那不重要……素涓，一年的时间已经够了，我不能再给你更长的时间折磨我自己，你必须面对我了。”她以为他真的找不到她吗？他没有积极地去寻找，只是想给她时间，想等她出来面对他，但是现在，他已经等不下去。

……也许，堂哥和他都一样吧，一年前用来伤害她的话却被他说中了，堂哥终于回头了，一年来他们同样带着忐忑的心等待她。如果不是贝老板说的那些话，他还不敢来找她。

“……中扬也在找我，是吗？”她的眼底有淡淡的无奈和困扰。

他的心被她一句话扯疼，原来已经充满自信的勇气那么快消失了。他不该忘记！她十多年来一直只爱着一个人，他从来就不曾进驻她的心。

“……不错，他找你，因为他后悔了。他爱上你了，你选择他吗？”他忧郁的眼神远远超过前面的断崖，望着对面的山峰。

颜素涓抬头凝视他，忽然不悦地咬牙，恼火地狠狠捶了他一下，“我已经够烦恼了，你就别再增加我的困扰了！”

她的拳头很重 ,是会痛的 ,但却让他的心有了希望的感觉 ,他的眼底升起火光 ,凝望着地 ,“……我困扰你了?”

她幽怨地瞪着他 ,许久 ,终于不再逞强了 ,她长长地叹息 ,“你早就是我的困扰了 ,否则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承认 ,我对你不是没有感觉的 ,我承认……我的确是爱上你了。”

他的呼吸转急 ,鼻尖透着兴奋的气息 ,深邃的眼神燃满爱情的光芒 ,他不再能控制自己 ,伸手把她紧紧锁在怀抱里 ,“素涓!”

她在他的怀里融化了犹豫的心 ,终于也缓缓有了笑容 ,只是丰富的感情也让眼睛里有了泪水。

他很快搜寻她的唇 ,贴住他早已渴望的柔软的接触……

两人火热的缠绵 ,都被车外面的人看进眼里 ,邵中扬好不容易找了上来 ,结果……他还是迟了。他终于知道 ,那个深爱他的妻子 ,在他放手以后 ,已经不再属于他……奶奶说的没有错 ,他后悔了 ,放弃了这么好的女人 ,他早已后悔了。

他转身 ,开着车子走了。

邵子秋缓缓松开她 ,对着她的眼睛 ,“你已经没有选

择余地了。”

他们都知道 ,邵中扬来过了。

她皱起眉头 ,“谁教你抓着我不放 ,丢脸死了。”

她的抱怨带来他的笑容 ,“是丢脸 ,不是心痛就好了。”

她明白他的意思 ,现在 ,他终于可以安心了吧 ,她已经从邵中扬的情网里解脱了……

“这样 ,真的可以吗 ? 你不会觉得…… 我很随便吗 ?”她最在意的 ,是他的感觉 ,其他人 ,她可以不去介意。

他捧起她的脸 ,“十多年了 ,我们彼此还不够了解吗 ? 你认为我会吗 ?”

“……我很不安。”遇上了爱情这种事 ,理性往往起不了作用。

“在我的心里 ,你是一个很认真的女人 ,你一点都不随便。这样 ,足够消除你的不安了吗 ?”她在乎他的这一点 ,让他很满意。

她望着他 ,“……你会在意吗 ? 我毕竟曾经是中扬的妻子。”

“我当然会在意……对你 ,我一辈子都会在意。”他紧紧握住她的手 ,不想骗她。就因为爱她 ,所以他绝不

可能不在意。

她受了感动却也困扰，“……如果这件事，影响我们以后的感情呢？”

他低头温柔地亲吻她，“如果我真这么无理取闹，那以后你就别让我进房去睡好了。”

“……我有说要嫁给你吗？”她红了脸。

“你还有得选择吗？”他望一眼前面就是断崖，扬起了嘴角。

她缓缓叹了一口气：“也许奶奶不同意？你们是堂兄弟，又同在一个屋檐下……这样实在很尴尬……”

“你知道我的兴趣是什么吗？”

“我没听你提过……对了，你已经不在邵氏工作。”

“考古。”

“……考古？”

“你可以到各个地方开你的‘厨房’或者‘吃食’，我都不会反对，只是我们回到国内的机会会比较少了。”

就是说，他决定朝着他的目标走，而她必须跟着他了……

“……这样也好。只是，如果无法得到奶奶的祝福，我是不会跟着你的。”

“我知道，所以我在来这里之前，已经告诉过奶奶，

她要我带话给你 ,她说 ,你永远是她的孙媳妇。”

“……真的吗?”

“春天要上学 ,不过 ,暑假的时候 ,他可以跟着我们。”

“……你都已经想到了?”

“你脑袋里想什么 ,我会不知道吗?”

“子秋 ,谢谢你 !”她搂住他的颈项 ,决定把她的一生交给他。

“我要的不是这句话。”他紧紧地抱着她。

“……我爱你。”

“我等了好久了……”



她的心 ,终于从邵中扬那里自由了 ,只是 ,又坠入了另一张情网里 ,这一次 ,她可以幸福吗?她希望是的。

他终于明白 ,失去的不会再回来 ,他没有及时地把握珍惜 ,让他永远失去了她。他 ,还可以有幸福吗?